



入伍後

沈從文著



入
伍
後

沈從文著



目 錄

入伍後	一
我的小學教育	三五
嵐生同嵐生太太	五五
松子君	七一
屠桌邊	一〇九
爐邊	一二一
記陸叟	一三五
傳事兵	一四五
過年	一五九

蒙恩的孩子……………一七三

入伍後

一，學吹簫的二哥

像是他第二，其他的犯人都喊他做二哥，我也常常二哥二哥的隨了衆人喊起他來了。

二哥是自臉長身全無鄉村氣的一個人。並沒有進過城入過學堂，但當時，我比他認的字要少得多。他又會玩各種樂器。我之所以同二哥熟，便是我從小時就有著那種愛聽人吹瑣哪拉回胡的癖好。因爲二哥的指導，到如今，不拘一管簫，我都能嗚嗚的吹出聲音來，雖然是不會怎樣好，但二哥對我，可算送了一件好的要忘也無從忘的悲哀禮

物了。在近來，人的身體不甚好，聽到甚麼地方吹簫，就像很傷心傷心，固然身體不好把心情弄得過於脆薄，是容易感動的原因之一種，但；同時也是有了二哥的過去的念頭，經不著撩撥，才那麼自由的讓不快的情緒在心中滋長！我有時，還這樣想：在這世界中，缺少了力，讓事實自由來支配我們一切軟弱得如同一塊粗的人，死或不死，豈不是同類異樣的一個大慘劇麼？忽然會生出足以自嚇的慈悲心，也許便是深深的觸着了這慘劇的幕角原因吧。

想着二哥，我便心有悲戚，如同抓起過去的委屈從新來受的樣子。二哥的臉相，竟像是糳糊得同孩時每天早上閉眼所見葵花黃光一樣，執了意要它清楚一點就不能，但當不注意時，忽而明朗起來，也是常有的事。不必要碰時候我也容易估定的，便是二哥樣子是頗美，

各部分，尤其是鼻子，和到眉眼耳朵。或者，正因其是美，這印象便在我心上打下結實的樁來，使我無從忘懷罷。我對於這樣的自疑，也缺少自護的氣力，有一時，我是的確只有他的性情與模樣的美好溫良據在我心中，我始覺到人生頗爲刻酷的。

這我得回頭說一些我們相識的因緣。

民國七年，我出了故鄉，隨到一羣約有一千五百的同鄉伯伯叔叔哥子弟兄們，扛了刀刀槍槍，向外就食，大地方沒有佔到，於是我們把黔游擊隊放棄了的芷江的東鄉幾個大一點的村鎮分頭佔領了。正因為是還有着所謂軍民兩長的清鄉剿匪的委令，我們的同鄉伯伯叔叔們，一到了碧裏，在未來以前已有了命令，所傳的保甲團總，把給養就接接連連送上來了。初到的四五天，我們便是在牛肉羊肉裹過的生

活，大吃大喝，甚至於有過頗多的忘了節制的弟兄們，爲了不顧命的喝吃，得了頗久的病。不是爲了大吃大喝，誰想離了有趣的家鄉？吃以外我們一到像是還得了很多的錢。這錢立時就由團長伯伯爲分配下來，按營按連，都很公平，照了職務等次，多少不等。營長叔叔不是也拏？我可不知道了。團長伯伯的三百元，我是見到告示，說是全賞給普通弟兄們讓大家瓜分的。我那時也只能怪我身個兒同年齡太小，用補充兵的名義，所以我第一次得來的錢，是三塊七毛四。這只是比火夫多七毛四分的一個數目而已。但也是我可喜的事。人家年長得多，身體又高又大，又曾打過仗，還比我這才入伍的拏拏多得塊多錢哩。

三塊多錢處分的情形，除了我請過一次棚內哥弟吃過一對鴨子外，我記不清楚了。

我們就是那麼活下來，非常調諧，非常自然。

住處是楊家祠堂。這祠堂大得怕人。差不多有五百人住下，却還有許多空處。住了有一年，我是甚至於有好些地方還不敢一人去，不單是鬼，就是那種空洞寥闊，也是異樣怕人的。不知是怎麼意思，當真把隊伍扯出去打匪雖是不必做的事，但是，却連我最怕的每日三操也像是團長伯伯可憐我們而免了。把一根索子，纏了布片，將索子從槍眼裏穿過，用手輕輕的拖過去，這種擦槍的工作，自然是應得像消遣自己來做做，不過又不打靶，是這樣鎮日的擦，各人的槍筒的來復綫，也會就是那麼擦融罷。當真是把槍口擦大，又怎麼辦？不久，我們的擦槍工作於是也就停下來了。

不知是那一個副官做得好事，却要我們補充兵來學打拳。這真是比在大田坪叉了手去學走慢步還要壞的一件事情！在吹起床號之後就

得爬起，十分鐘以內又得到戲台下去集合，接着是站樁子，練八進八退，拳師傅且口口聲聲說最好是大家學「金雞獨立」（到如今我還不知道這金雞獨立，把一隻腳高高舉起，是有什麼用處）。把金雞獨立學會時，於是與我一樣大小的人每天無事就比起拳來了。小聰明我還有一點，是以我總能把許多大的小的比敗。師傅真是給了我們一種娛樂。因為起得早，到空曠處吸了頗多的乾淨空氣，身體像是日益強壯了，手脖子成了方形，吃飯也不讓人，在我過去的全生活中，要算那時為最康健與快樂了吧。

我們第四棚，是經副官分配下來，住在戲台下左邊的。樓上是秘書處，又是軍法處，他們的人數總有我們兩倍多，但也像並沒有許多事可以送那些師爺們去做，從書記處那邊檻干空處，就時常見到飛下那類用公文紙畫上如同戲台邊的木刻畫的東西來，這可以見出大家正

是同樣的無聊。我還記得我曾拾了兩張白紙頗爲細緻的畫相，一爲大戰場再興，一爲張翼德把守蘆花蕩，最動人的是張飛，鬍子朝兩邊分開，兇神惡煞，但又不失其爲天真。據一個弟兄說這是軍法長畫的，我於是小心又小心，用飯把來妥妥貼貼粘在我睡處的牆上了。住處雖無床，用新鋸的還有香氣的柏木板子鋪成，上頭再用乾稻草墊上，一個人一床棉被，也不見得冷。大家睡時是脚并脚頭靠頭，睡下來還可以輕輕的譚笑話的，這笑話不使樓上人聽到，而大家又可樂。到排長來察時，各人把被蒙了頭，立時假裝的鼾聲這里那里就起了。排長其實是在外面已聽了許久。可是雖然知道我們假裝，也從不曾發過氣。他果真是罵人，到明天大家上後山去玩，不和他親熟，他就會找到不能受的寂寞了。說到排長也真好笑。因爲年紀并不比我們大幾多，還是三月間二師講武堂畢的業，有兩個兵士是他的叔叔輩，點名到我

們這一排時，常受窘到臉紅，真難爲他！『四叔，我們釣魚去呀！』這是一個笑話。因爲排長對他的兵士會這樣又恭敬又可憐的邀約過，以後見到排長，一說到『四叔，我們……』排長就笑着走開了。

在放肆得像一匹小馬一樣的生活中，經過半年，我學會了洒水，學會了唱山歌，學會了嚇狗上山去躡野雞，又學會了打野物的幾樣法術。（這法術，因爲沒有機會來試，近來也就全忘了。）

有一天，像是九月十四樣子，副官忽然督工人在我們住處近邊建起一座柵欄來了。當那些大木枋子搬來時，大家還說是爲我們做床，到後才知道是特爲囚犯人的屋子的。不是爲恐怕我們寂寞才來把臨時監牢建築到這里，真是沒有什麼理由。「把監牢來放在我們附近，這不是伯伯叔叔有意做得可笑的事麼？」于是用話激了丁桂生，丁桂

生，是營長的二少爺，也是我們的同班補充兵，還說：

「去呀，到七叔那裏去說！」

那小子，當真便走到軍法長那裏去抗議。不過，結果是因爲犯人越來越多，而且所來的又多半是「肥豬」，于是在戲台旁築監牢的理由就很充分的無從搖動了。

第二天，午時以前，監牢做成後，下午就有三個新來的客，不消說看管的責任就歸了我們。逃脫是用不着担心的。這些人你讓他逃也不敢。這原故是這類人並不是山上的大王或嘍囉。他們的罪過只是因爲家中有了錢而且太多。你不好好的爲他們安置到一個四圍是木柱子的屋子裏，要錢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呵！果真是到了這屋子還想生什麼野心逃走，那就請便罷，回頭府上的房子同田地再得我們來收拾。把所有的錢捐一點兒出來，大家仍然是客客氣氣的吃酒拉炕。關於用

力量逼迫到這類平時壞透了的士紳拿出錢來，是不是這例規還適用於另一個世界，我可不知，但在當時，我是覺得從良心上的批准，像這樣來籌措我們的餉項，是頂合式而又聰明的辦法了。

桂生回頭時訴說他是這樣的辦的交涉：

「七叔，怎麼要牢？」

「我七叔就說：牢是押犯人的！」

「我又說：并沒見一個犯人；犯人該殺的殺，該放的放，牢也是無用！」

「七叔又說：那些不該殺又不能放的，我們把他押起來，他錢就屬馬屎樣的出來了。不然大家怎麼有餉關呢？」

「我就說：那麼，牢可以放到別處去，我們並不是來看管犯人的。」

「這些都是肥豬，平常同叔叔喝酒打牌，要你們少爺去看管也不是委屈你們——七叔又是這麼說。」

「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行個禮下來了。」

「好，我們就做看犯人的牢頭，也有趣」這是聽了桂生報告後大家說的。

有趣是有趣，但正當值日那時節，外面的熱鬧，可不能去看了。

第二天副官便爲我們分配下來，每兩人值日一天，五天後輪到各人一次。值日的人，夜間也只能同那派在一天的弟兄分到來瞓睡。不知道的，會以爲是這樣就會把我們苦了罷，其實是相反的。你不高興值夜班，不拘是誰都願意來相替。第一個高興爲人替到守夜的便是桂生，以前日子，他就每夜非說笑話到十二點不能合眼。值夜班後，

他七叔又爲我們立了一個新規例，凡是值夜的人得由副官處領取點心錢兩毛；犧牲一個通宵，算一回什麼事？有兩個兩毛錢合攏來是四毛，兩毛錢去辦燒鷄滷肉之類，一毛錢去打酒，剩一毛錢拿去大廚房向包火食的陳大叔勻飯同豬油，後園裏有的是不要錢買的蘿蔔合莞鬚，打三更後，便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將起來，酒喝完了，架三塊磚頭來炒油炒飯，不是一件頂好玩的事情麼？並且，到酒飯完了，想要去睡時，天也快要亮了。

我之所以學會喝酒，便是從此爲始。

下面我說一段我們同我們的犯人的談話：

「鬍子，你怎麼還不出去？這裏老人家住起來是太不合宜了！」

「穀子賣不出錢，家中又沒有現的——你給我個火吧。」

我給了他一根燃着的香，那犯人便吸起旱煙來了。

桂生又問，「你家錢多着咧，聽軍法長說每年是有萬多担穀子上倉，怎麼就莫有錢？」

「賣不出錢！」

「你家中地下必定埋得有窖，把銀子窖了！」一個姓齊的說。

「莫有，可以挖，試試看。」

「那我們明天就要派人去挖看！」桂生和我同聲的嚇他。

「可以，可以，……」

其實我們一些小孩子說要明天去挖，無論如何是不會成爲事實的，但鬍子土財主，說到可以可以時，全身就已打戰了。這鬍子在我們談話的三天以後，像是真怕軍隊會去挖他窖藏的樣子，找到了保人，承認了應繳的五千塊錢捐款，就大搖大擺拿了旱煙袋出去了。這

鬍子像是個坐牢的老手，極其懂得衙門中規矩似的，出去之後，又特送了我們弟兄一百塊洋錢。我們沒有敢要，到後他又送到軍法長處去，說是感謝我們的照料，軍法長仍然把錢發下來，各人八塊，排長十六，火夫四塊，一百元是那麼支配的，補充兵第二次的收入，便是當小鬍子得來的八元！對於那鬍子，所給我們的錢，這時想來，却對鬍子還感到一點憤恨，在當時，因為他有着許多錢，我們全隊正要餉，把他押起來，至少在我們十個年青小孩天真的眼光看起來，是一種又自然又合理的事，但鬍子，却把我們待成了真的以靠犯人賞賜的禁子樣子，且多少有一點兒見了我們對他不虐待眼見得就是爲要錢的原故，這老東西真侮辱了我們了。守犯人是一件可以發財的差使，真不是我們那時所想到的事。并且我們在那時，發財兩個字也不是能佔據到心中，我們需要玩比需要錢還利害。或者，正因其爲我們缺少那

種人生的發財的慾望與技術，所以司令官才把我們派去辦理那樣事情罷。

牢中一批批大富戶漸漸變成小富戶了，這于我們却無關。所拘的除了瘋子吵吵鬧鬧會不讓我們能睡覺以外，以後的是一個乞丐，我們也會仍能在同一情形下當着禁子罷。

不久，小富戶由三個變成兩個，兩個而一個，過一日，那僅有的一個也認了罰款出去了。于是我們立時便忽然覺到寂寞起來。習慣了的值夜在牢已空了之後當然無從來繼續，大的損失便是大家把吃油炒飯的權利失去了根據了。「來一個喲，來一個喲，」大家各自的在暗中來祈禱，盼望不拘是大富小富，只要來一個在木柵欄裏住，油炒飯的利益就可以恢復。

可是犯人終不來，一直無聊無賴過了那陰雨的十月。

天氣是看看冷下來了；大家每天去山上玩，隨便便揀柴割草，多多少少每一人一天總帶了一捆柴草回營盤。這一點我是全不內行的一個人。正因了不內行，也就落得了快活。別人所帶回的是冬天可以烤火的松香或別的枯枝，我則總是扛了一大束山果，回營來分給凡是我相熟的人。有時折回的是花，則連司令那里，桂生家爹，同他七叔處，差遣棚楊伯伯，傳達處，大廚房陳叔，一處一大把，得回許多使我高興的獎語謝語，一個人夜裏在被蓋中溫習享受。不過在我們剛能用別的事情把我們充禁子無從得的悵惆拭去時，新的犯人却來了。

我記到我是同一個姓胡的在一株大的楠木樹上玩，桂生同另一個遠遠走來，「呀」他大聲嚷着，「來了來了，我才看到押了五個往司令部去！」從楠木上溜下來就一同跑回去看。桂生家七叔正在審訊。

「預備呀！」我是一見到那牆角三塊爲柴火燻黑的磚，就想起今晚上的油炒飯。

因爲看審案是一件頂無趣味的事，於是，我們幾個先回了營的人，便各坐在自己舖上等候犯人的下來。

「今天是應輪到我！」大家都對於這有趣的勤務願意來擔負。

夜裏是居然有了五個犯人。新的熱鬧，是給了我們如何的歡喜啊！我記得這夜是十個人全沒有睡覺，玩了一個通宵，像慶祝既失的地盤重復奪還的樣子，大家一杯又一杯的喝着，樓上桂生的七叔喊了又喊「大家是要睡」，在每一次樓上有了慈愛的溫和的教訓後，大家又即刻把聲音押下來。但誰都不能去睡！我們又想互輪到談笑話，又挑對子兩個人來練習打架。典兒還不會盡，天是就發白了，接着，祠堂門前衛兵棚的號兵，也在吹起床喇叭了。

五個犯人之中就有二哥在。到兩天以後我們十個人便全同二哥要好來了。知道是二哥之所以坐牢不是爲捐款，是爲了仇家的陷害，不久便可以昭雪，以後，便覺得二哥真是一個好人，而且這樣的好人，是比桂生家七叔輩還要好。大致或者二哥之善于說話，也是其所以使我們同情的一種罷。他告我們是離此不到二十里的石門寨上人，有媽沒有父親。這仇家是從遠祖上爲了一個女人結起的，這女人就是二哥的祖母，因爲是祖母在先原許了仇家，到後毀約時打了一蹶堡子，兩邊死了許多子姪，仇就是那麼結下，以後，那一邊受了他們祖宗的遺訓，總是不能忘記當年毀約的恥辱，二哥家父親就有過兩次被賊攀賊污盜，雖到後終得昭雪，昭雪後不久也就病死了。二哥這次入監，也已經是第二次，他說是第一次在黔軍軍法處只差一分一秒險見就被綁了哩。

問他：「那你怎不求軍隊或衙門伸冤反坐？」

他說：「仇家勢力大，並且軍隊是這個去了那個來，也是枉然。」
又問他：「那就何不遷到縣裏去住？」

說是：「想也是那麼想，可是所有田坡全是在鄉裏，又非自己照料不可。」

「那你就只可聽命于天了！」

他却輕輕的對我說：「除非是將來到軍隊裏做事也像你們的樣子。」

二哥是想到做一個兵來免除他那不可抵抗的隨時可生的危險的。但二哥此時却還正是一個犯人。怎麼有法子就可以來當兵？他說的話桂生也曾聽到，桂生答應待他無事出獄後，就爲他到其爹處去說情。

因爲是同二哥相好，我們每夜的消夜總也爲他留下一分。他只能喝一杯酒。他從木窟窿裏伸出頭來我們就喂他菜喂他酒，其實他手是可以自己拏的，但是這樣辦來，兩邊便都覺得有趣。像是不好意思多吃我們的樣子，吃了幾筷子，頭便團魚樣縮進去了，「二哥，還多咧，不必客氣吧，」於是又不客氣的把頭伸出來。在消夜過後，二哥就爲我們說在鄉下打野豬以及用藥箭射老虎的一些事。有時不同他說話他仍然也是睡不下去，或者，想到家中的媽吧。在我們還沒有同二哥很熟時，二哥的媽就來過一次，一個五十多歲的高大鄉下人，穿藍色衣服，在窟窿邊同二哥諗了一些話，抹着眼淚就去了。以後就沒有再來，問二哥才知道那就是他媽，知道這邊並無大危險，所以回家去照料山坡去了。他媽第二次來時，我們圍攏去同她說話，才看出這婦人竟與二哥一個模樣，都是鼻梁骨高得極其合式，眉毛微向上略飛，

大脚大手，雖然是鄉下人樣子，却不粗鹵。這次來時爲二哥背了一背籠紅薯，一大口袋板栗，二哥告她在此是全得幾個副爺相看護，這一來却把老太太感動了。一個一個來作揖，又用母親樣的眼光來覷我們，且說自己把事做錯了，早知道，應當要莊上人挑一担紅薯來給大家夜裏無事燒起吃。最後這老太太便強把特爲她兒子帶來的一袋栗子全給了我們，背起空背籠走了。其實是縱不把我們，二哥的東西，我們是仍然要大家不分彼此的讓着來吃的。

不知道是怎麼樣的原故，每次要桂生去他七叔處打聽二哥的案件，總說是還有所候，危險雖不有，也得察明才開釋。既然是全無危險，二哥也像沒有什麼不願意久住的道理了。我們可沒有替別人想當到大家都去山上打雀兒時，一個人住在這柵欄子裏是怎樣寂寞。照我們幾個人的意思，二哥就是那麼住下來，也沒有什麼不好的，若果真

是二哥一日開釋，回了家鄉，我們的寂寞，真是一件不可受的寂寞呀！

有一天，不知姓齊的那猴子到甚麼地方搶來一個竹管子，這管子我們是在故鄉時就見到過的。管子一共是七個眼，同簫樣，不過大小只能同一枝奪金標羊毫筆相比。在故鄉吃了晚飯後，大街上就常有那類四十來歲的中年男子漢，腰帶上插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東西，一面走一面把手中的管子來吹起，聲音嗚嗚喇喇，比瑣哪還要脆，價值大概是兩個銅子一枚，可是學會吹的總得花上一些兒工夫。桂生見到那管子了，搶過來吹，却作怪不叫。我拏過來也一樣的不服我管理。

「我來，我來！」二哥聽到外面吵着笑着，伸出頭來見了說。

「送二哥試來吹吹！」桂生又從我手裏搶過去。

呵，柵欄裏，忽然嗚嗚喇喇起來了。大家都沒有能說話。各人把口張得許多大，靜靜的來聽。不一會，樓上也知道了，一個鬍子書記官從欄干上用竹蔑編好黃連紙糊就的窗口上露出個頭來，大聲問是誰吹這樣動人的東西！大家爭着告他是犯人。二哥聽到有人問，却悄悄的把管子遞出來了。桂生接過拿上樓去給那鬍子看，下來時高興的說七叔告二哥再吹幾個曲子吧。二哥是仍然吹起來。變了許多花樣。竟像比大街上那賣管子的苗老庚還吹得動人。樓上的師爺同樓下的副爺，就呆子樣聽二哥吹了一個下午。

到明天，又借得一枝簫來要二哥試吹，還是一樣的好聽。待到大家聽飽了以後，就勸着要二哥爲指點，大家爭到來學習，不過，學到兩三天，又覺到厭煩放下了。可是我因此就知道了吹簫的訣竅，不拘一枝什麼簫；到我手上時，我總有法子使牠出聲了。這全是得二哥傳

的法。二哥還告我們他家中是各樣樂器都有的；琵琶，箏，簫，笛子，只缺少一個笙，在鄉中，笙是見也無從見到的，但他預備將來托上常德賣油的人去帶，說是慢慢的自己來照了書去學。

音樂的天稟，在二哥，真是異樣的。各樣的樂器，他說都是從人家辦紅白喜事學來的。一個曲折頗多的新曲，聽一遍至兩遍也總可熟習，再自己練習一會，吹出來便翻了許多更動人的聲音了。單憑了耳朵，長的複雜的曲子也學會了許多。自己且會用管子吹高腔，摹仿人的哼着的調子。又可以摹仿喇叭。關於軍歌也是異常熟習。本來一個管子最多總不會吹出二十個高低音符的，但二哥却像能把這些三個或四個音揉碎捏成一個比原來的更壯大，又像把一個音分成兩個也頗自然的。

像是有了規則的樣子，雖然上頭也同我們一樣的明知二哥的案件全是被了別的賊匪所污賴，仇家買合的匪是把頭砍下了，但平安無事的二哥，仍然還得花上一百元名爲樂捐的罰款，才能出門。真是無聊呵，像才嫁了女的家中，當二哥出去以後！

二哥是在吃了早飯時候出去，到夜裏，又特意換了一件乾淨衣服，剃了一回髮，來到我們棚裏看我們的。不過這時我却出了門。二哥便同桂生談笑了一陣，桂生爲他打了半斤酒，買來一些滷牛肉，說是「還剛被一個人扯到喝了一頓呢」，但也勉強同桂生喝了一小茶盅酒。他又耍桂生爲他去試問問營裏，若是不爲什麼資格所限的話，是願意自己出錢買一枝鎗來同我們做補充兵的。桂生同其他幾個是同聲說果若是二哥能來到營裏，班長的位置是非二哥來做不可的。我們正少一個班長哩。到我回營時，二哥却已返到一個親戚家去了。

因爲是記到二哥說的明日便當返石門寨去看看媽，過幾天稍稍把家事清理一下就又返身來候信，所以雖然是一對着柵欄便念着像嫁去的二哥，但總料想第二次見到二哥時，我們便要更其放肆的來一同喝酒說笑了。我是因了二哥允許我的一枝簫，便更覺念念，恐怕是二哥來了後一時不能入營，就時時刻刻催到桂生到他爹處去撒賴，桂生七叔是也知道二哥的爲人的，經他帮到一說，事情便是這樣妥貼了。只等二哥從石門寨回來，鎗不必自己買，桂生家七叔就做了保人補上一個名字。

至少是當時的我，異樣的在一種又歡欣又不安的期待中待着二哥的！我知道時間是快要下雪了。一到雪後，我們就可以去試行二哥所告我們的那種法術，用鳥鎗灌了細豆子去打班鳩，桂生的爹處那兩匹狗，也將同我們一樣高興，由二哥領隊，大家去追趕那雪裏的黃山

羊！若是追趕的是野豬，我們爬到大樹上去，看二哥用耳巴子寬的牙子去刺野豬，那又是如何動人的一幕戲同一張畫！

一天，兩天，……二哥終於不見來，到第四天桂生從他七叔處得來一個壞消息，二哥的媽在二哥出牢第三天，就有一個稟帖說是兒子正預備着一切要來當個兵，夜裏幾個臉上抹了煙子的人，把兒子從家中拖出去跑了……第二個稟帖便是說已在塲上爲人發現了兒子的死掉了的屍，頭和手脚却已被人用刀解了下來束成在一處，挂在一株桐子樹上，顯然是仇殺，只要求爲兒子伸冤。桂生說完，大家全哭了。若是二哥還是坐在監牢裏，總不至於這樣吧。這不消說是仇家見到二哥這次又沒有爲軍隊認做匪，自己的陷害不成功，眼看到二哥是仍然平平安安回到家裏來；並且二哥行將來營裏當兵的消息，總又是那位爽

直的老太太透露了出去，所以仇家就出了這樣一個毒計策，買人把二哥割了。

……蕭是不必學了！我們那一棚的班長也只好讓他那樣缺着下去了！桂生呵，要你爹把那兩匹狗打了吃掉吧！沒有二哥，山羊是趕不成了！

桂生聽着我的傷心的話語，一面抹着眼淚，一面爬到橈子上頭去，把牆頭上懸着那一大捆帶壳的細莢豆，取下來擲到地上後，用腳蹂的滿地是豆子。

「要這東西是有甚麼用處？將來誰再打班鳩就是狗養的！……」這夜對着空的監牢，我們才感到以前未曾經過的大的空虛。同樣的心情，就是二姊死了讓屍身塞到棺木以後，眼見得為幾個骯髒伙子抬去後，那樣的欲哭不能的到堂屋裏去燒夜香時候！

在快要過年的那幾天，我們是正用着生的棕布包了腳，在那沒膝的厚雪裏走動開差到麻陽縣去的。在路上，見着那白的雪上山狸子的一串腳踪跡，經我悄悄的指點給桂生，不久是大家也都見到了。大家都會意。因為這樣小小的印子，引起了我們對二哥的懷念，又無一個人敢提出關於二哥的話語，覺得都很慘戚。山狸子的腳跡是在雪消後就會失去的，二哥却在我們十個人心上，留下一個不容易為時間拭去的深的影子了。

到近來，使我想起死的朋友們而輒覺惘然的，是已有了差不多近十個。二哥算是我最初一個好朋友。還是能吃能喝活着的當年那九個副爺們，雖然是活的方法同趣味也許比往日要長進了許多，像桂生同小齊是在前年見着時就已經穿了上尉制服的，不過，我們的當年那種

天真的稚氣，却如同二哥一樣早已死去成灰了。想大家再一同來酒呀肉呀你一杯我一筷的不客氣的兄弟樣吃喝，是一件比做皇帝還要難的事。就是真實的過去，也成了夢幻似的傳奇似的事情，在此時要去當兵的年青人，諒亦無從去找到那同樣浪漫的不羈的生活教訓了。

死不甘心生又不能的吉弟，在無可奈何中往東北陸軍第二旅當兵去了。送他去時，見到他眼淚婆娑的一個人進那二旅司令部，回頭在車子上，我想到我在比他還幼小的年齡出門入伍的情形，又想到不期望在我如今居然却來改了業，而改業後仍然還不能忘情於過去，心裏忽然酸楚起來，淚便墮在大褂前幅上面了。吉弟呵，勇敢一點吧。這裏的軍中不比家庭，官佐上司不是父母，同隊弟兄也與我們朋友是異樣，這一次我希望是我最後見到你的小孩子的眼淚，以後你就能把眼淚收拾起來，學做一個大人！我是

像你這樣十七歲的年紀時，便已管理十個比我還大的人，充班長每日訓練別人了。你當隨時小心又小心，莫讓人拿你來做整理軍紀的證明。凡事都得耐煩去做，忍了痛對你生活去努力。你應當用力量固執着你的希望向前去奮鬥，到力盡氣竭爲止。你當認清你生活周圍的敵人：時時想打仗的軍閥？不是的！穿紅綠衣裳用顏料修飾眼眉的女人麼？不是的！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養成的一切權威，就是你的敵人！在兩樣的命運下，我是希望你沒有爲鎗呀砲呀打死，倖倖能活下找得出對於這世界施以一種酷刻的報復的。在生活的侮辱下糟踏，與其每天每天去盡了全力與柴米油鹽來打仗，結果勝負還是未可知，不如走這士大夫所不齒的一條路，還是於你我都適宜。一切的站到幸運上的人，周圍的事實是已把他們思想鑄定成爲了那樣懦怯與自私，他們那能知道一個年

青的人在正好接受智慧的時候爲生活壓下而繼續死去是普遍的事實？他們那能知道他以外的還有生活的苦戰？那類口誦着陳舊的格言說是「好男不當兵」的圓臉凸肚紳士們，我是常常的夢到我正穿起灰衣在大街上見一個就是一個耳刮的。這可笑的夢我竟常常的要做。呵，小的弟弟，那類紳士的教訓，若是在你心中居然生了足以使你自慚的壞影響，真是不應該！目下的，在此幾個窮苦朋友們，還夢着囁語着，要在藝術上建設什麼，找尋什麼，在追求中却爲了飢餓而殞仆，讓冬的寒風在頭上代表人類做冷峭的嘲笑，這樣的結果一無所得，包着苦惱死去的朋友們，那里那里全是，從這種悲劇的聯續中，已給了我們頗大的真而善的教訓了，當兵，便是我們這類人從夢中找不到滿足復仇的一條大路！雖然這並不是一條平坦的路，但比之于類乎「秀才造反」的途徑，

已是異樣的清楚了。吉弟，好好的對着新的生活努力罷。你好好的學一個大人，不要時時眼淚婆婆，不要如我六弟那樣莽，我同你村哥也就可以放心了。我們是在同一命運下踢着力量來同生活抗拒的人，看了爲可怕的時間所捏碎我們的天真與青春，真是只有撫着臉兒來痛哭，但是，向渺茫的那一點兒光明去看吧。過去的是已經成爲過去了。好好的運用着未來也不爲遲！得你來信，說是除了帶皮帽子大家驟然相對時要不禁微笑外一切都還好過，你會不知道我在接到你這信以後是怎樣在喜悅與惆悵中眷念着我去過的自己！恐怕你仍然免不了初離開我們的寂寞，我才來寫這一篇我的入伍生活，願你有好的朋友，也能如我當時，只是不要到了我這樣年紀時，却來改了業，寫當年的一切給你小的朋友看！

我的小學教育

一 木偶傀儡戲

二月八，土地菩薩生日，街頭街尾，有得是戲！土地堂前頭，只要剩下來是兩丈寬窄的空地，鬧台就可以打起來了。這類木偶傀儡戲，與其說是爲娛那土地一對老夫婦，不如說是爲逗全街的孩子歡心爲合式。別的功效，譬如說，單是用胡椒麵也得三十斤的打大教，捐錢時，大多都是論家中貧富爲多少的，惟有土地戲，却由募捐首士清查你家小孩子多少，像我們家有五個姊妹的，雖然明知到並不會比對門張家多穀多米，但是錢，總捐得格外多。不捐，那是不行的。小孩子看戲不看戲是不問。但若是你家中孩子比別人兩倍多，出捐太少，在

自己，良心上說來，也會不好意思罷。

戲雖在普通一般人家吃過早飯後才開場，很早很早，那個地方就會已爲不知誰個打掃得乾乾淨淨了。惟有一「土地堂前豬屎多」，在平時，豬之類，愛在土地堂前卸脫牠的糞便，幾乎是成了通例的，唱戲日，大家臨時就懂了公德心，知道妨礙了看戲是大家所抱怨的，于是，這一天，就把豬關禁起來了。你若高興，早早的站在自己門前，總可以見到戲箱子過去，押箱子的我們不要問就可以知道是「管班」。每一口箱子由兩個挑水的人抬着，箱子上有各樣好看的金紅漆花，有釘子，有金紙剪就「黃金萬兩」連連牽牽的吉利字樣的字，一把大牛尾鎖把一些木頭人物關閉着。呵，想像到那些花臉，且腳，尤其是愛做笑樣子的小丑，鼻子上一片白粉，豆腐干似的貼着，短短的鬍子，：而牠們，這時是一起睡在那一隻大木箱子裏，將要做些甚麼？真可

念！我們又可以看到一批年老的伯娘婆婆，搬了凳子，預先去佔坐位的。做生意的，如像本街光和的米豆腐担子，包孃的酸蘿蔔籃子，也頗早的就去把地盤找就了。

飯吃了，一十六個大字，照例的每日功課，在一種毫不用心隨隨便便的舉動下，用淡淡的墨水描到一張老連紙上後，所候的就是「過午」那三十枚制錢了。關於錢的用處，那是預先就得支配的。所有花費賬單大致如左：

麵（或餃子）一碗，十二文。

甘蔗一節，三文。

酸蘿蔔（或蒜苗），五文。

國喜的涼糕，四文。

老強母親的膏梁甜酒，三文。

餘三文作臨時費。

涼糕，同膏梁甜酒，母親子出門時，總有三次以上囑咐不得買吃的，但倘若是並無其他相當代替東西時，這兩樣，仍然是不忍屈置呀。有時可以把甘蔗錢移來買三顆大李子，吃了西瓜則不吃涼糕。倘若剩錢，那又怎麼辦？錢一多，那就只好拿來放到那類投機事業上去碰了！向抽籤的去抽糖羅漢，有時運氣好，也得頗大的糖土地。又可以直接換錢，去同人賭骰子，擲「三子候」。錢用完時，人倦了，縱然戲正有趣，回家也是時候了。遇到看戲日，是日家中爲敬土地的原故，菜是格外豐富。「土地怎不每月有一個生日呢？」用一種奇怪的眼睛睇着桌上陳列的白煮母雞，問媽，媽却不應，待到白煮雞只剩下些脚掌肋巴骨時，戲台邊又見到嘴邊還抹油的我們了。

在鎮筮，一個石頭鑲嵌就的圓城圈子裏住下來的人，是苗人佔三分之一，外來遷入漢人佔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雖然是多數苗子還住在城外，但風俗，性質，是幾乎可以說已彼此同錫與鉛樣，融合成一鍋後，彼此都同化了。時間是一世紀以上，因此，近來有一類人，就是那類說來儼然像罵人似的，所謂「雜種」，就很多很多。其初由總兵營一帶，或更近貴州一帶苗鄉進到城中的，我們當然可以從他走路步法上也看得出這是「老庚」，縱然就把衣服全換。但要一個人，說出近來如吳家楊家這兩族人究竟是屬於那一邊？這是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若果「苗女兒都特別美」，這一個例可以通過，我們就只好說凡是吳家楊家女兒美的就是苗人了。但這不消說是一個笑話。或者他們兩家人，自己就無從認識他的祖宗。苗人們勇敢，好鬥，樸質的行爲，到近來乃形成了本地少年人一種普遍的德性。關於

打架，少年人秉承了這種德性。每一天每一個晚間，除開落雨，每一條街上，都可以見到若干不上十二歲的小孩，徒手或執械，在街中心相毆相撲。這是實地練習，這是一種預備，一種爲本街孩子光榮的預備！全街小孩子，恐怕是除非生了病，不在場的，怕是無一個罷。他們把隊伍分成兩組，各由一較大的，較挨得起打的，頭上有了成績在，孩子隊中出過風頭的，一個人在別處打了架回來爲本街掙了面子的，領率統轄。統轄的稱爲官，在前清，這人是道台，是遊擊，到革命以後，城中有了團長旅長，於是他們街頭也隨到轉變了。我曾做過七回都督，六弟則做過民政長，都督的義務是爲兄弟夥出錢備打架的南竹片；利益，則行動不怕別人欺侮，到處看戲有人護衛而已。

晚上，大家無事，正好集合到衙門口坪牆上一類較寬敞地方，練習打勦斗，拿頂，倒轉手來走路，或者，把由自己刮削得光生生的南

竹片子拿在手上，選對子出來，學苗子打堡子時那樣拼命。命固不必拼，但，互相攻擊，除開頭臉，心窩，「麻雀」，只在一些死肉上打下，可以鍊磨成一個挨得起打的英雄好漢，那是事實罷。不願用傢伙的，所謂「文勁」，仍可以由都督，選出兩隊相等的小傻子來，把手拉斜抱了別個的身，垂下屁股，互相纏繞，同一條蛇樣，到某一個先跌到地上時為止，又再換人。此類比賽，範圍有限，所以大家就把手牽成一個大圈兒，讓兩人在圈中來玩。都督一聲吆喝，兩個牛勁就使出了，倒下而不願再起的，算是敗了，敗者為勝利的作一個揖，表示投降，另一場便又可以起頭。亦有那類英雄，用腰帶綁其一手，以一手同人來鬥的，亦有兩人與一人鬥的。總之，此種練習，以起疤為止，流血，也不過兒，不然，勝利者也覺沒趣，因為沒一個同街的啼哭回家，則勝利者的光榮，早已全失去了。

這一街與另一街必得成仇，不然，孩子們便找不出實際顯示功夫的一天！遇到某街某衛，土地戲開場，他們就有得是樂了。先日相約下來，做個預備。行使通知的歸都督，由都督檄團長去各家報告。各人自預備下應用的軍器，這真是少不得的一件東西！固然，正式衝鋒上，有由各方首領，各選人才，出面單獨角力，用不着軍器的時候，但，終少不了！少了軍器，到說是「各亮器械寬闊處去」時，恐怕氣概就老不老早先餒下了。或是短短木棒，或是家中晒棉紗用的小竹筒，都可以。最好最正式的軍器是「南竹塊」，這東西，由一個小孩子方面打到另一小孩子身上時，任怎樣有力，也不會大傷。且拿南竹片可以藏到袖中，孩子們學籐牌時，又可以充砍刀用，是以家中也不會禁止。缺少軍器的可以到都督處去領取兩枚小錢，到錢紙舖去，自己任意挑選。竹片在錢紙舖中，除了夾紙已成了廢物，也幸有了這樣

一種銷路，不然，會只有當柴燒了。

其團長通知話語，大約如下：

「據探子報：△月△日，△△街，唱土地戲△天，兄弟們應各備器械，前往台邊，佔據地盤。奮勇當先，各自爲戰，莫爲本街出醜，是所望于大家！」

此出于侵略一方面，能具侵略胆量者，至少總有幾位脚色，且有聯絡或征服其他團體三個以上的力量才敢正式宣布，不然，戲縱要看，也只好悄悄的，老老實實的，站在遠遠的地方觀望罷了。戲屬本街呢，傳語當爲「△月△日，本街△段唱木人頭戲，熱鬧非凡，凡我弟兄，俱應于鬧台鑼鼓打過以前，執械戎裝到場，把守台邊。莫爲別地痞子欺侮，致令權利失去！其軍械不齊又不先來都督處領取款子的。罰如律。」關於賞罰律，抄數則例示：

見敵遠走者，罰錢一文。

被打起疤不哭哼者，賞錢一文。

在別處被二人以上圍打不傷者，賞錢二文。

被人罵娘三句，挑戰不敢動手者，罰錢二文。

○

○

○

不是說到這一羣小寶貝預約下來的事情麼？在戲場開鑼以前，空頭噴哪還嗚嗚的吹時，本街的孩子們，三個五個，滿面光輝，如生日是屬於自己一樣，喫得肚子飽飽的，迎上前去。就把戲台包圍了。所謂台，可不是玩意兒，冠冕堂皇，真了不得呀。十多根如同臂膊大小的木杆竹杆，橫七豎八的在一些麻繩子的束縛下綁好後，（遠看正如一個立方體的燈籠架子，）接着是用破爛爛灰布青布帳篷一類套上去，照此一來，太陽可以不會再晒到鼓起膀吧吹噴哪的老老禿頂了，

一些木頭傀儡也就很安靜於一方陰影下老老實實休息着了。布篷套上後，已不再像燈籠架子，到後又得那類廟中用的幔子把打鑼鼓一般人分隔到內房去，於是遠遠的看來，儼然也成了一個戲台模樣。

把鬧台過後，不久就是爲某鄉約，某保証，或是某老太太，打加官的一套把戲。這真討厭！在大戲台上，見到一個戴了面具，穿了紅衣，隨到「鐺鐺慶鐺鐺」的一起一落的步法走着，好久好久又才擎起那「加官賜福」或「一品當朝」的紅布片子洒開一抖，已夠膩人了，如今却由一個木頭人再套上一個面具，也虧下面那個舞的人好意思！另一個人口中喊着爲某老太太的加官呀，我們回過頭去，只要選那人衆中臉兒像貓的，必定就是她。她是快活極了，却不知我們都爲她羞。不過，這加官打到自己家中的外祖母頭上時，那便又當別論了，因爲是這麼一來，過午的錢，將因外祖母的高興，把我們吃早飯時所

預約下來的用費擴張了。

有一類聲音，是未經鑼鼓敲打以前，始能聽到的，就像：拏拏，你媽又怎不來！婆婆，又怎不把你的外孫也帶來！代狗，這裏要買鹽葵花子！嫂嫂，這裏有張空凳！……

又有一類聲音，是鑼鼓敲打以後，平息下來，歇了中台，始能聽到的，就像：老肥，米豆腐三碗，熱的，多辣子！麵客，餃子多作醋！賣糕的，我不要這樣的！……

到歇晚台時，一切聲音就都爲拖曳板凳的吱吱格格聲音吞噓了。也有不少小孩子尖銳的呼聲，突出此一片嘲雜的音海，但終于抑下了，深深的陷到這類爛泥樣的吵嚷中了，全場板凳移動聲像一批頂小的頂壞的邊響炮仗往你耳邊炸。

到末了，剩下三五個頑皮的不知足的小孩子，用一種研究態度，

把手指頭塞到口裏去，權當釘釘糖吮着，很慇懃的看到戲子們把一個一個木傀儡安置到大箱中去，又看到戲台的皮剝去後，依然恢復那燈籠架子的神氣，又看到小叫化子，徘徊于灰色葵花子壳中找尋他意外的幸運，好像一枚當十銅元，一條手巾，一個僅只咬去一半的甜梨。



唱戲人，在布圍子裏地下走動着，把木傀儡從暗中伸舉起來，至齊傀儡膝部；自己手掌爲度，若在台邊看戲，利益就太多了。在台邊，則一面可以看戲，一面還可見到那個唱戲的人，手中耍着木頭人，口上哼唧唧，且極其可笑的做出儼乎其然的神氣，走着戲上人物的步法。一個場面，是且腳，如魯奪阿斗的糜夫人，則耍木頭人的那一位，脚步也扭扭捏捏，走動時也正同一個小腳女人樣，真可笑極

了。揷開布篷，便又可以見到那打鑼的，在空閒時把塞到耳朵邊正燃着紙煤子吸烟，吹噴哪的，嘖吧脹鼓鼓的，同含了什麼兩枚核桃之類，又正如殺豬志成吹豬脚那一種派頭。台邊前，不怕太陽晒，也是一件舒服處，還有一件頂討便宜的事，就是隨意去扳動那些腦後一顆釘挂在繩子上休息的傀儡時，戲子見到也從不呵叱！因為這中還有一個規矩，這規矩是戲在那一街演唱時，則那一街的孩子，在大人們許可的法律中，成了戲台周圍唯一的霸有者了。在霸有者所享有的權利有如此其多，當然給了其小孩若干強烈的誘惑。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既無從去禁止另一街爲這誘惑已弄得心癢癢的之強項君子，因此一來，保護主權與野心家的戰爭，便隨時都可以發生了。

敗了，大家無聲無息的退下，把救兵搬來時，又用力奪回。或保留此仇，待他日報復。勝了，所謂野心家，懷了失敗的羞恥，也不再

看別人街上唱的戲，都督帶領弟兄，垂頭傷氣回家去，這恥辱也保留下來，等另一機會去了。爲競爭存活起見，這之間用得着臨時聯邦政策。毗鄰一街，若無深仇，則可合力排除強權，成功後，把帝國主義者打倒後，則讓出戲台前地位三分之一來作攜手禦外侮的報酬。也有本街孩子極少，猶能抵抗外來之人侵略主權的，此則全賴本街中之大孩子。此類大孩子，當年亦必曾作統領，有名于全城，一切孩子們所敬服，又能持中不偏，才足以濟。大孩子初不必幫同作戰，或用別的力量來相助，所要的是公理的執行。遇他方的孩子，行使侵略，來佔戲台，本街小孩子訴苦于大孩子時，大孩子卽作主人，再找一二好事喜鬥之徒，爲執行評証，使兩街孩子，到離戲場較遠，不致擾亂唱戲的空地方去，排隊成列，各擇一人，出面來毆撲，不準哭，不準喊，不準用鐵器傷人，不準從旁幫忙：跌下的，若有力再戰，仍可起身作第

二次比賽。第一對勝敗分明後，又選第二對，第三第四，繼其後，以盡本街小孩子爲止。到後，總評其勝負。若本街實不敵，則讓戲台之一面或兩面，作搆和割地證；若勝，則對方雖人多，亦不必退縮。因較大之公証人在旁，敗者亦只好攤手跑去，再不好意思看戲了。要報仇麼？下次有得是機會，橫順土地戲是這裏那裏直要唱二個月以上的，並且土地戲以外也不是無時間。

在打架時，是會要影響到戲的演奏麼？我才說到，那請放心，決不會到那樣！他們約下來，在解決以前，是不能靠近目的地的。人人都是那樣文明，混戰獨戰總得到大田坪裏，或有沙土地地方。大坪壩是空闊，平順，免得誤打別的老實小孩們，敵不過而又不甘認敗的，且可以在田坪中小跑，如雞溜頭時一樣；至于沙子地方，則縱跌猛的摔倒時，不至把身子跌傷，且衣服髒了也容易乾淨。也不知是有意還

是自然哩，在城中，一塊大坪，沙子軟軟的，同棉絮樣的地方，就很多！不論他是如何，孩子們，會選地方打架，那是用不着誇張也用不着隱飾的了。

不拘是看戲。正月，到小教場去看迎春；三月間，去到城頭放風箏；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螭蚺；下河洗澡；七月，燒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蛇螺；十二月，扛三牲盤子上廟敬神；平常日子，上學，買菜，請客，送喪：你若是一個人，又不同你媽，又不同你爸，你又是結下了許多仇的一個人，那真危險！你一出街頭，就得準備。起痘是最小的禮物，你至少應準備接受比起痘分量還重一點的東西。閃不知，一個人會從你身邊擦過去，那個手拐子，兇兇的，一下就會撞你倒地做個餓狗搶屎的姿勢！來撞你的總不止一

人。他們無非也是上學，買菜，一類家中職務。他若是一人，明知不是你對手，遠遠的他見你來，早拔腳跑了。但可以欺的，他總不會輕輕放過。他們都是爲人欺苦夠了的人。時時想到報復，想到把自己仇人踹到泥裏頭去，對仇人，沒有可報復的方法時，則到處找更其怯弱的人來出氣。他們，見了你時，有意無意的，走過你的身邊，裝裝自己爸爸夜裏吃多了酒的醉模樣，口中哼哼唧唧，把手撐到腰間，故意將拐子作了力來觸撞你軟地方，撞了你後，且胡胡的用鼻子說着，「怎麼，撞人呀！」不理是爲一個不願眼前吃虧的上策。忍不住時，抬起頭去兩人目光一相接，那他便更其調皮起來！他將對你不客氣的笑，這笑中，你可以省得他所有的輕蔑來。或者，他更進一步，攏到你身邊來，揚起捏着的拳，恐嚇似的很快的輕輕落到你背上。你不做聲，還是低了頭在走，那第二步的撩逗又出來了。他將把脚步拖緩下

來，待你剛要走近他身邊時，笑笑的臉相，充滿難堪的惡意，故意方才見到你的神氣：「喔，我道是誰呀！若高興打架，就請把籃子放下罷。」這只能心裏說打架是不高興的事。雖然在另一個地方，你明知這人是不敢多事的，但如今是到了他的大門左右，一聲喊，幫忙的來打狗撲羊的不知就有許多，所以「狗仗屋前」的他，便分外威風起來了。挑戰的話大要不外後五種：錄下以見一斑。

1，禽他媽，誰愛打架就來呀！

2，賣屁股的，慢走一點，大家上筆架城去！

3，那個是大脚色，我卵也不信，今天試試！

4，大家來看！這里來一個小鬼！

5，小旦脚，小旦脚，聽不真么，我是說你呀！

罵，讓他點罷，眼前虧好漢是不吃的。你一回嘴，情形準糟。欺

凌過路人，這是多數方面一種固有權利，這權利也正如官家攔路抽稅樣：同是不合理，同是被刻薄，而又應當忍受之事；不然，也許損失還大。並且，此事在你自己，或者先時于你街上，就已把這稅收得，這時不過是退一筆不要利息的借款罷了。

關於兩街中也有這麼一條，「不欺單身上學孩子，」但這義務，這國際公德，也看都督的脚色而定，若都督不行，那是無從勸弟兄們遵守的。

木偶戲中常有兩個小丑，用頭相碰，揉成一團的戲，因此，孩子們爭鬥中，也有了一派，專用頭同人相打，但這一派屬於硬勁一流，勝利的仍然有同樣的吃虧，所以總不多，到後來，簡直就把這門戰略勾除了。

嵐生同嵐生太太

嵐生先生在財政部是一個二等書記，比他小一點的還有三等書記，大一點的則有……太多了。許是因爲職位的原故，常常對上司行禮吧，又不是生病，腰也常是彎的。但這些屬於做官的事，不值得來用多少話語形容。橫順這時節，大家對於某種人的描寫，正感到厭煩，或者會疑心是故意在紙上刻薄了他，小書記從職務上得來的殘疾不說也是好。我們要知道他，明白他是一個寫得一筆好字，能幹勤快的書記，很受過前任總務廳長的褒獎，此外，他是一個每月到會計處領三十四塊錢薪水的書記，就得了。

官印原是一個「岳」字，所以台甫用嵐生二字，即「岳可生嵐」

之意，這是從名號上面，即可以見出他人是受過教育的。但在財政部去找姓牛名岳的，那是白費事。財政部職員錄中，并無牛嵐生其人。從書記到科長，科長到廳長，廳長回頭又數下來，一直到傳達處的聽差，把牛岳或牛嵐生問誰，誰也不知道。你到各處去問嵐生先生時，我想這只能使你增加些新見識，可以看出部裏人名字的奇怪，至於嵐生先生，在部裏却改了一個俏皮的又吉利的名字，是牛其飛。至於這名字是否是從「飛黃騰達」或聊齋上牛飛一章取來，可就無從考究了。嵐生先生在部裏職員錄中，既寫得是牛其飛，又像有意把台甫也隱瞞了去，同事中喊「其飛」「其飛」總覺似乎拗着口，於是，刻薄一點的，就慷慨地爲他取了一個渾名。這渾名我是不很清楚的，大致總與他姓和到身體上的異樣粘了點兒關係吧。這能怪誰？誰叫他那麼胖又姓上這樣一個不好聽的姓？不過我知道，當到他面前喊叫他渾名的仍然是

很少。這是得力於自己的體魄。從自己巍峨上生出威嚴，在嵐生先生，原是於太太一方面，已就得到一些例外權利了。

冬月來，天氣格外好，鎮天是晴，有暖緩和和的太陽，且無風，馬路上沙子也很少，嵐生先生每天十二點欠三十分的時候從財政部辦公室，回到西二牌樓饅頭胡同住處，陪太太吃飯。走路回數總比坐車的回數為多。並不是圖省儉。人家是並無怎樣別值得匆忙的事情，原就樂於把這三十分鐘，花到這一段不到兩里的馬路上去的。棄了車子來走路，這一來，便宜是異樣明白的：一則太陽晒到背腔心，舒服得比烤火還好過，一則是自己不願意在十二點以前到家。若果是十二點以前就到家，由太太派下來的差事，必多到一倍，這差事，慢一點到家，我們的嵐生先生就可免掉了。果真坐車子比自己走路還要

慢，嵐生先生是極其願意坐車回去的。「又不是趕兵搬將，要這樣到大熱鬧路上跑什麼？一因為自己想逃避差事，凡是見到車子在路上跑得快，嵐生先生就覺得這真無聊。奇怪的是財政部門前攔下來的車輛，縱你明明白白看到他是一個驢子，一遇到拉起部中辦事人員，總也是比別人還要快，因此，嵐生先生，就更其不高興坐車了。

從部裏到饅頭胡同的一段路，是由把把胡同過里脊房，向東，再折而南，出里脊房南口，又向東，進蘆荷胡同，又出，一轉灣，就到嵐生家公館了。

嵐生先生，就是照到我所開的路綫那麼走到公館的。有時換由墨水胡同，那就較遠一點。較遠一點則可以多耽擱時間，也是嵐生先生所願意的事。且墨水胡同有一個「閩範女子中學」，除了星期不算，每天嵐生下辦公室時，若從墨水胡同過身，則總可以看到許多從閩範中學

返家吃中飯的女孩子。這中學雖標名是「閨範」，但如今時行的剪髮的事情，像並不和學校名稱相抵觸，所以看普通女子外，還可以看頭像返俗尼姑樣的女人，因這樣，嵐生先生從遠道走的日子，次數又像比捷徑還要多了。看女人本是一類壞事情，只要看得斯文，看得老實，不逗人厭，那是正如同欣賞一件藝術樣子，至少比那類不會愛人的愛情，還要正派得多的。嵐生先生的看法，也就歸入這一流。他覺得女人都好看，尤其是把頭髮剪去後從後面去瞞睇。因為是每日要溫習這許多頭，日子一久，閨範女子中學，一些學生的頭，差不多完全記熟放在心裏了。向側面，三七分的，平鬚的，捲鬚的，起螺旋形的，卽或是在冥想時也能記出。且可以從某一種頭髮式樣，記起這人的臉相來。但嵐生先生，對這類人，却並不是像世間上許多傻子樣，就儼然油了臉說是在愛着。嵐生先生不拘在何種情形中，愛自己太太總比之

愛別人還過分的。且像對於自己太太過於滿意，竟勻不出剩餘愛情再給別人了。他想着，如果自己太太也肯把髮剪了去，凡是一切同太太接近的時候，會更要覺得太太爲美好，那是無疑的吧。但曾用別的方法試探過太太意見，太太却不反對也不贊成：不贊成，是使嵐生先生不敢一時將希望提出來，不反對，却給了嵐生先生一點非去溫習閨範中學的女子頭髮不可的工作了。

嵐生，嵐生太太，就是這麼兩個人，成爲一個家庭的。照嵐生先生的主張，凡是家庭，總要有兩個小孩子，一個老媽子，才是道理。本來是預備只要太太得了一個小孩子時，同時就到傭工介紹所去找一個女用人。不過太太竟像是因爲怕請人多花錢一樣，兩年來還是不能生養一個小嵐生，所以直到如今，人還是請不成。因了一家只兩個

人，每日關於吃飯的事，嵐生先生就不得不把權利義務揉合放在一起了。買菜，煮飯，太太是不煩嵐生先生帮忙的。但碗總要洗。爐子裏添煤，到煤舖裏去賒賬，以及其他太太不能做不願做的，仍然是不可免。遇到太太不高興時，煮飯炒菜，純義務也要盡。那一天，若是兩者之中都不能相下，結果就只好照顧胡同口兒那一家四川小館子去了。

嵐生太太人是好，各樣當主婦的事都曉得都能做。年紀小嵐生六歲。樣子也是長得白淨好看的。也許就是爲了年紀還不大，孩子們的脾氣同天真却一樣好好的保存在心裏吧，固然知道當太太的對於料理家事是差事，但她總不願嵐生先生空起兩手來看她做事的。且覺得嵐生先生在家中袖手吃閒飯是不合理，久而久之，嵐生先生就把洗碗同抹棹子等工作也歸在自己義務項下了。到近來，在十二點以前，太

太縱是把飯菜已經全體做好了，無論如何，碗是必得留下一個兩個等待嵐生先生處置的。你若因為想實行不做工而吃飯的主義，故意把回家的時間拖下來，碗還是好好的放到大的白鉛桶裏面。太太要吃却願自洗一個。是這樣堅決的經過不知多少小小鼓氣後，明知躲避是無望，近來，嵐生先生偷閒野心才不敢常起了。不過早回家則差事堆到頭上總是格外多，在外挨一刻就少一件事，嵐生先生之所以養成走路脾氣，就為得是這樣一個道理。

要說是嵐生先生怕他的太太？也不盡然。太太應不應當怕，那是看太太來。至於嵐生太太，有許多地方，原是敵不過嵐生先生的。嵐生先生是胖子，雖不大，但究竟是小胖子。嵐生太太身個兒却很小。若是常真鬧翻臉，認真打起架來，太太是無論如何却打不過嵐生先生的。正又像太太很明白打不過嵐生先生一樣，凡遇到要逼到使一個丈

夫擗傢伙發氣打人的事情，太太是仍然知道極力去趨避。太太且懂到用一切溫柔的方法，譬如說：親嘴，抱，以及別的足以增加嵐生先生的愛憐的各種各樣方法來軟和嵐生先生的脾氣。排件施行，使嵐生先生雖然是胖也到了那「英雄無用武之地」。其實，嵐生太太，又並沒有讀過什麼書，關於近來聰明投機家翻譯的甚麼「愛的法寶」一類御老爺的模範指南書，也當真不曾見過的。

今天是嵐生先生從部裏得了九月分薪水回來的。洗碗的差事當然是豁免了。因為得了錢，太太主張到小館子去喊了一碗川丸子，於是午飯桌上，比平常就多了一個碗。平常的品字形的排法變成田字形，太太的臉，也變得比昨天更可愛一點了。

在吃飯當兒，嵐生先生正用筷子拈住了一個丸子，往口裏送。

太太說，「你頭似乎也可以剃得了。」

沒有把丸子咽下的嵐生先生，點頭來答應。待到嵐生先生能夠說話時，太太的筷子，又正在那裏擒住了一個丸子。

「太太，我有一句話同你商量。」

這是一句照例的話。並不是商量，也得這樣來說。這脾氣太太是很習慣了的。在平時，嵐生先生不拘那一次要同太太說一點超乎吃飯中討論「菜好飯爛」以外的事情時，都是那麼來起頭的。太太這方面，可以不必用口來答覆，把頭略點，或竟不點，只用正在桌子上碗碟中間搜尋菜心的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掉過來瞅着了嵐生先生，嵐生先生就可以繼續把議案提出了。

太太把筷子停在碗裏不動，聽了嵐生先生的話，就瞅定了嵐生先生。

「太太，你說近來年青女人有辮子好看一點——還是有鬚子好看一點？」

太太是莫名其妙的，故沒有做聲。

「其實，我，看你是梳鬚子還要比拖辮子更要可愛一點底。」
這真是一句廢話！正因為加了後面一句話，太太却反而生了疑心了。這不明明是在街上看上了誰家拖辮子的女人，回來不能忘情的話麼？於是太太心中就覺得有點兒酸。要開口罵一句却又不知從那一句話上罵起。看嵐生先生，是臉兒團團的笑笑的彷彿異常得意的。

筷子縮回來在另一碗夾來了一筷紅燒芥菜，太太的不快是已到了臉上了。

本來就是惟恐太太誤會的嵐生先生，在發現太太臉上顏色後，覺得有點惶遽不好意思起來。知道是太太在一種誤會中已苦惱着了。但

不知應用甚麼樣話語來解釋。

「太太，吃呀！」一舉筷子就擄了一個大丸子擲到太太碗裏。

「我是已吃飽了。」太太把丸子從自己碗裏又擲回。

「難道我又因了甚麼不檢使你生了氣麼？」

「人老了，不能學十六七姑娘拖辮子，所以不可愛……」太太眼睛的微紅已補足了要說的話。

嵐生先生找到了解釋同認錯的機會，就琅琅的把自己積久不敢說出的意見全說了。

嵐生先生且說「因為想要探詢太太對於長頭髮和短頭髮的意見，我才先說辮子同鬚子，其實，別人并無甚麼壞意思，只是一個引子，做文章都得引子，難道說話就不必麼？太太誰知就生了疑心，這只怪我不會說話了。……」

仍然又把丸子擲到太太碗裏去，太太就不再拒絕了。

接着，嵐生先生在女子頭髮上把「省事」那一點，就格外發揮了不少議論。結末是：「太太你若是也剪成了尼姑頭，他日陪我出去到北海去玩，同事中見着，將會說你是什麼高等女子圍範的學生哩。」

太太因為想起「高等女子圍範」的樣子，對嵐生先生的話是完全同意了。只是把頭髮剪後衣服又怎麼辦？現時所穿的當然是不相宜。最合式的是旗袍子。嵐生太太是見過許多高等圍範女生就都穿得是旗袍子的。用藏青愛國呢做面子，紫色花絨作裏，要滾邊就滾灰邊，這樣一件旗袍，在太太心中，本來已計畫了有許多日子了。只是明知道財政部不發薪，就不方便同嵐生先生說。這時，嵐生先生既有那麼胆量，太太也就大大方方把希望說給嵐生先生聽了。

對太太意見表示了同意的嵐生先生，答應了即以薪水之半來作剪髮的開支，太太也說這月在別的事上可以儉一點。吃完飯後，太太在對了鏡子撫弄她行將剪去的髮髻時，嵐生先生看着鏡子裏的太太好笑。

「剪子恐怕不行吧？」太太也對了鏡子中的嵐生先生說。

「那回頭我們上市場買一把新的。還有，太太你的袍子料左右也要看！」

「不要選一個吉利日子麼？」

「自然是要！市場上東頭不是有一家命館叫作什麼渡迷津，唉，前次，我們問那個……不是到過那里一次麼？」

想起前次事，是要使太太紅臉的。前次到那里花了四毛錢，去問請用人的日子，給那相士推小嵐生的出世日，說是不久不久，如今，

聽到嵐生先生又講去那地方，恐怕嵐生先生順便又去問那相命人，所以借故說是太貴。

「這不是理由，」嵐生先生說：「他靈驗。四毛錢一塊錢都不算貴，只要避了尅我們倆的日子，是幸福的事哩。」

「那我們就去！」

「去就去，讓耽誤下半年公事，左右不值日。」

於是太太就換衣，搥頭，撲粉，嵐生先生一面欣賞着太太化裝，一面也穿上了青毛細呢馬褂，戴上灰呢銅盆帽，預備出發。

一點鐘以後。

一點鐘以後，在市場東頭，就可以見到嵐生先生同到太太正從「渡迷津」相館出來，日子是看定了。從一家新開張寫着大減價的吉利

公司走過，兩人就走進去。在吉利公司花了四毛八分買了一把原價六毛的德國式剪刀，因為招牌上寫得是八扣，所以本來預備走到美麗布店去買的旗袍料子，也就在吉利公司一下辦妥了。此外又新買了一瓶雪花膏，連棉花一共算下來是十四元六毛。嵐生先生半月的作工所得，的確是耗費到舉辦這一次典禮上了。出市場時，太太在先開路，嵐生先生却抱了一大包東西在後面盪着的。因為太太走的並不快，所以嵐生先生得了許多方便，有左顧右盼的餘裕，把在自己面前走過的剪了髮的女人，一個都不放鬆，細細的參考着溫習着，以後太太的頭髮的式樣，便是嵐生先生把在市場所見到的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頭髮，參以墨水胡同一個女人頭髮式樣仿着剪來的。

近來是嵐生先生回家坐車子的回數又比走路的時候爲多了。

松子君

是這樣不客氣的六月炎天，正同把人閉在甌子裏乾蒸一樣難過。大院子裏，蟬之類，被晒得唧唧的叫喊，狗之類，舌子都挂到嘴咽邊逃到槐樹底下去喘氣，楊柳樹，榆樹，槐樹，胡桃樹，以及花台子上的鳳仙花，鋪地錦，鶯草，胭脂，都像是在一種莫可奈何的威風壓迫下，抬不起頭，昏昏的要睡了。

在這種光景下，我是不敢進城去與街上人到東單西單馬路上去分擔那吸取灰塵的義務的。做事又無事可做，我就一個人撥了一張有靠背的藤椅子，或者是我那張寫生用的帆布小凳，到大槐樹下去，翻我從圖書館取來的法苑珠林看。大槐樹下，那舖行軍床，照例是囑咐了

又囑咐，縱是雨已來，聽差先生也只笑笑的讓牠在那里淋雨的。但因此也就免得每日爲我取出的麻煩。把書若不在意的翻了又翻，磕睡來了，就睡倒在行軍床上，讓自己高興到甚麼時候醒來便在甚麼時候醒，我們的聽差，照例是爲我把茶壺裏冰開水上滿了以後，也願自選那樹陰太陽晒不到的好地方去做夢去了。若是醒來是正當三點之間，樹頂上，杈杈樞樞間，可以聽到一批小村牛樣吵吵嚷嚷鬧着的蟬，正如同在太陽的督促下背牠的溫書。遠遠的，可以聽到母牛在叫，小牛在叫，又有雞在咯咯咯咯，花台上大鉢子下和到那傍牆的樹根邊，很多高高興興彈琴的蝓蝓：這知道，母牛是在喊牠的兒子，或是兒子在找媽，雞生了卵，是被人趕着，如其是公雞的唬聲，則是告人以睡中覺燒夜飯的時候了。還有彈琴的蝓蝓，這說來真是會要令人生氣的事！你以爲牠是在做些什麼？那小東西，新娶了太太，正在那里調戲牠

的新夫人！

在三點以前自己會醒轉來，那是很少有的，除非午飯時把飯吃得
太少，到了那時餓醒。

餓醒的事是少而又少，那只能怪廚房包飯的大師傅菜不合口的日
子太少了。

朋友松子君，每日是比車站上的鐘還要準確的在四點三刻左右的
當兒走來的。值我沒有醒轉時，便不聲不息，自己搬了一張椅子，到
離我較遠一株樹下去坐，也不來搖我，候我自醒。有時待我醒來睜開
眼睛時，却見他在那椅子上歪了個頭盹着了。但通常，我張大了眼睛
去那些樹根株邊搜尋朋友時，總是見到他正在那里對我笑笑的望着。
「呀，好睡！」「那怎不搖醒咧？」略像埋怨樣的客氣着說是怎不搖
我醒來呢，爲自解起見，他總說「若是一來就搖，萬一倘若是在夢中

做的正是同女人親嘴那一類好夢，經我來一攪，豈不是不可贖的一件罪過麼？」然而賴他搖了又搖才會清清楚楚醒轉來的，次數仍然是比自醒爲更多。

今天，飯吃得並不比平日爲不多，不知怎樣，却沒有疲倦。幾回把看着的一本書，故意垂下蓋到臉上，又試去合上眼臉，要迷迷的睡去，仍然是辦不到。是近日來身體太好了罷，比較上的好，因此把午睡減去了，也許是。今天吃得是粥，用昨天剩下來的半隻雞連那鍋湯煮好，味道好，竟像吃得實比往天爲更多。

大致有點秋天消息來到了，日頭的方位已是一日不同一日。在先時，不必移動椅子同床的，胡桃樹下，近來已有爲樹葉篩碎的日光侵入了。在閃動的薄光下，是要睡眠更不容易的。因此我又將小床移到

另一株銀杏樹下去。

既不能睡，玩點甚麼？一個人，且是在這種天氣裏，又像確實無可玩的事。捉蚰蚰很少同我來相鬥的，釣魚則魚不會吃釣。正經事，實是有許多，譬如說爲大姐同妹各寫一封信，報告一下近來在此的情形，也是應當的。但這類事似乎都只適宜於到房中電燈下頭去做，才合式。日裏我就是從不能寫好一封信過的。不幸今天所選的書又是一本「情書二卷」，粗惡的簡陋的信函，一篇又是一篇，像是複雜實則極其簡單的描寫，在作者，極力想把情感誇張擴大到各方面去，結果成了可笑的東西。「心理的正確的忠實的寫述，在這上面我們可以見到，」依稀像有人或是作者自己在序跋裏那樣說到，其實，這真是可笑的东西。我們只看到一個輪廓，一個淡淡的類乎烟子的輪廓，這書並沒有算成功，正同另一個少年人所寫的一篇「回鄉」一樣，書中的

人，並不是人，只描了一個類似那類人的影子。有一些日記，或者是作者從自己「奶奶的日記」上加上一些足以幫助少年讀者們作性慾上遐想的話語成的罷。這是上松子君的當。據他說，這是這里那里都可以見到的一部書，大約是頗好的一部書罷，於是，進城之便，他便爲稍來了。待到把書一看時，始知原是那麼一本書。一般年紀青青的少男少女們，於性的官能上的冒險，正感到飢餓人對於食物樣的躍躍欲試，這種略近神秘的奇蹟沒有証實的方便，便時時想從遐想中找到類似的滿足，但徒然的遐想是會到疲倦的時候，因此，一本書若其中有了關於此類奇蹟遊歷者較詳的寫述，這書便成了少年男女的朋友了。另外一本性史其所以爲大家愛讀者也就因此。其實人家對於性史，也許那類有了太太的，可以藉此多得到一種或兩種行樂的方法，至於一般孤男子，則不過想從小江平的行爲上，找尋那足以把自己引到一種

儼乎其然的幻想中去，且用自足的方法，來取證於朦朧中罷了。「近來的出版物說是長進許多了，其情形，正有著喜劇的滑稽，不拘阿貓阿狗，一本書印成，只要陳列到市場的小書攤上去，照例是有著若干人來花錢到這書上，讓書店老板同作書人同小書販各以相當的權利取賺一些錢去用。倘若是作書人會做那類投機事業，僅得到風尚，按時做着戀愛，評傳，哲學，教育，國家主義，……，各樣的書，書店掌櫃，又會把那類足以打動莫名其妙的讀者們的話語放到廣告上去，於是大家便叨了光，這書成了名著，而作書的人，也就一變而成名人了。想着這類把戲，在中國究不知還要變到多久，真覺可怕。若永遠就是那麼下去，遇到有集股營書店的事業時，倒不可不入一個股了。」松子君，昨天還才說到上面的話語，我要等到他來時，問他自己待印那個小說是不是已取定了名，若還不會，就勸他也取一個類乎

「情書二卷」的字樣，書名既先就抓着許多躍躍欲試的少男少女的心，松子君所希望的板費，當然是可以於很快的時間便可得到了。

看看手上的錢，時間還才是二點又十五分。今天又像是格外熱。

昨天是曾托了松子君，返身時爲我假一本蘭生弟日記看的，再過一陳，松子君若來，新的書，大致不會忘却帶來罷。

又聽到一個朋友，述說過蘭生弟日記是怎麼樣的好，而銷行的去處竟在一百本或稍多一點之間，因此使我更想起目下中國買了書去看的人主旨的所在與其程度之可憐。忽然一匹小麻蠅子，有意無意的來到我臉前打攪，遂了去又復來，我的因蘭生弟日記引出的小小憤慨，便移到這小東西身上來了。大概牠也是口渴了，想叨光舐一點汗水罷，不久，就停到我置着在膝邊的手上。我看牠悠然同一個小京官模樣，用前脚向虛空作揖，又洗臉，又理鬍子，且搓手搓脚，有穿了新

外套上衛門的喀阿吉喀阿吉也維赤先生那種神氣。若不是因為牠樣子似乎可笑，是毫不用得上客氣，另一隻垂着的手，巧妙的而且便捷的移上去一拍，這東西，就結果了。我讓牠在我手背上玩，在手指節上散步，像是失望了的牠，終於起一個勢，就飛去了。

抬頭望天，白的雲，新棉花樣，爲風扯碎，在類乎一件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淺的舊藍竹布大衫似的天空籠罩下，這里那里貼上，且逐了微風，在緩緩移動。

不知怎樣，在蠅子從手背上飛去後，看了一會跑着的天空的白雲，我就仍然倒在帆布床上睡去了。……

醒來時，松子君正想躲到那胡桃樹幹後面去。

「我見到你咧。」

沒有躲過便爲我發見的松子君，便倚靠到那樹身立定了。「不是

那麼頭上一戳還不會醒罷」聽他說，我才見到他手上還拿了一條白色棍子。

「那是你搖我醒的了，我以爲——」

松子君就笑。「搖罷，還頭上結結實實打了兩下哩，」說着，就坐在胡桃樹下那大的石條子上了。

松子君，今天是似乎「戎裝」了，衣服已全換了，白色的翻領西服，是類乎新才上身。

「怎麼不把衣服脫去——？」

「我想走了，」他就把衣從身上剝下用臂撈着。「我來了頗久咧。見你睡得正好，仍然是怕把你好夢驚動，所以就一個人坐在石上看了一回雲，忽然記起一件事情明天清早有個人下城，想托他辦件事，故想不吵醒你就要走了，但一站起來把棍子拿起，却不由我不把你身上

頭上拍兩下，哈哈，不是罪過罷？」

「還說咧，別人正是夢到……」

那是會又要向我索取賠償損失的一類話了！」

「當然呀！」

兩人都笑了。

「怎樣又戎裝起來？」我因為並且發覺了松子君臉也是類乎早上刮過的。

「難道人是老了點就不能用這個東西麼？」

經他一說，我又才注意到他腳下去，原來白的皮鞋上，却是一雙淺肉色的絲襪子。

「漂亮透了！」

「得咧，」他劃了一枝火柴把烟燃好，說：「老人家還用着漂亮麼？」

漂亮標致，美，不過是你們年青人一堆的玩意兒罷了！」

「又有了牢騷了！」松子君是怕人說到他老的，所以處處總先自說到已經老弊。說是「又發了牢騷呀」，他就只好笑下去了。

他把烟慢慢的吸着，像在同時想一件事。

「有什麼新聞？」照例，在往日，我把這話提出後，松子君，就會將他從晨報同順天時報上得來的政事消息，加以自己的意見，一一譚到。高興時，臉是圓的，有了感慨，則似乎頗長。

「我不看報，有一件事在心裏，把一切都忘了。」朋友，臉是圓圓的，我知道必是做了件頂得意的事了。

「同房周君回來了，」他續着說，「是昨天，我從你這里返身時，就見到他，人瘦了許多，也黑了點，我們就譚了一夜。」

周君，經松子君一提，在印象中才浮出一個臉相來。是一個頗足

稱爲標致的美少年，二十二歲，國文系三年級生，對人常是沈默，又時時見到他在沈默中獨自嬉笑的天真。「這是一個好小孩子，」松子君爲我介紹時第一句是那麼不客氣的話，這時想來，也仍然覺得松子君的話是合式。

我知道朋友是不願意人瘦人黑的，故意說「瘦一點也好！」

「瘦一點也好！人家是瘦一點也好，你則養得那麼白白的胖胖的——」朋友像是認真要發氣了，然而是不妨事的，我知道。

「你要知道別人是苦惱的回到這來的呀！」朋友又立時和氣下來，把我的衝撞全饒恕了。「一個婦人，苦惱得他成了瘋子。雖不打人罵人，執刀放火，但當真是快要瘋了，他同我說。近來是心已和平下來了，才忙到遷回校來。我問他，人是瘦，自己難道都不覺到麼？他說快會又要胖成以前那樣了，只要在校中住個把月。」

他不問我是願意聽不願意聽，就一直說下去。

「回到北京伯媽家，就遇到冤枉事。他說這是冤枉，我則說這是幸福。難道你以為這不是幸福麼？雖然是痛苦，能這樣，我們也來受，不願意麼？」

我究竟還聽不出他是說甚麼事不是冤枉是幸福，且自己也頗願將痛苦受受的意思所在。「你是說什麼？」

「一個年青孩子，還有別的委曲麼？說是聰明，這一點也要我來點題，我就不解！」

「那末，是女人了——？」

「還要用一個疑問在後面，真是一個懷疑派的哲學家！」他接到就說，「可憐我們的小友，爲一件事憔悴得看不完了。他說一到北京，冤枉事還未攏身時，快快活活，每天到公園去吃冰檸檬水，荷花池邊

去嗅香氣，同的是伯媽，堂弟弟，妹子，堂弟的舅子，大家隨意譚話，隨意要東西吃，十點多鐘再出門。北海哩，自己有船，划到通南海那橋下去，划到有荷花處去折荷花，碼頭上照例有一張告示是折花一朶罰大洋一毛，他們却先將罰款繳到管事人手上再去折花，你說有趣不有趣？

「但是，隊伍中，不久就攙入一個人，那是因爲伯媽去天津，妹子要人陪，向二舅家邀來的。他家舅舅家中，不正是關了一羣好看的足以使年青人來愛的表姊妹麼？但來的並不是表姊妹任一個。表姊妹也正有她自己的樂，縱是要，也不會來陪妹子的。來的是冤家。真是冤家！三表哥的一個姨奶奶，二十歲，旗人，美極了。三表哥到了廣東，人家是空着，不當差，又不能同到表姊妹們一塊出去跳舞，所以說到過來陪四小姐，——這是他妹子在家中的尊稱。你應知道。——就

高高興興的過來了。他們也常見到，不過總像隔得很遠，這也是朋友的過錯，在人家，是願意同小夥子更接近一點的。不過這在第三天以後，朋友也就知道了。不消說是親密起來。隱隱約約中，朋友竟覺得這年青小奶奶是對自己有一種固執的友情了。真不是事呀，他且明明白白看出別人是在誘他。用一些官能上的東西，加以溫柔的精神，在故意使他沈醉，使他生出平時不會有的野心。你知道，像朋友那樣怯漢子，果真不是那位好人，處處在裸露感情來逗他，我是相信他胆子無論如何是不會那麼大的。他發見這事以後，他不能不作一個英雄了。我就問他，英雄又怎麼樣呢？他說就愛下去。

「這奶奶，一個二十歲的，有了性慾上的口味，人是聰明極了，眼見到自己所放出的笑容別人于惶恐中畏縮中都領會了，站在對面的又是那麼年青，美貌溫和，簡直一個『寶玉』，再不前進，不是特意留

給自己在他日一個不可追悔的損失麼？于是，……一個禮拜，整一個禮拜，兩人實互相把身體欣賞過了。……到後我們的朋友，用眼淚償還了那一次的歡娛。」

松子君像做文章似的，走馬觀花把周君的事說到此後，像是報告的義務已盡了，一枝烟，又重燃吸起來。

「是家中知道了麼？」

「不是！」

「是吵翻了麼？」

「不是！」

「是伯媽回了京那人兒也返了家麼？」

「不是！」

「是……？」

「都不是的」，松子君說。「還是好好的，縱或是伯媽返了京。這近於他的自苦，我所得結論是這樣。他不知道享樂，却還想去這樣一個人身上掘發那女子們沒有的東西。他想這奶奶有許多太太們都不必有的尼姑樣操行。這傻子，還在這上面去追求！不知道如果別人是只愛一個人的話，那你怎麼能佔有她？他不甘心在自己擁抱的休息中，讓另一個也是年青的男子去欣賞她。他不久就發現自己理想的破滅，便沈陷到這失望的懊惱中了。事情也真糟！這小奶奶，對於世間的愛，總毫不放鬆，比朋友小了許多的堂弟，不久也在自己臂腕中了，而目光所及的，又還有堂弟那個十六歲的舅子。

「那就放手罷，我是那麼同他說了。朋友却說因了雖然發現這類足使熱着的心忽然冷凝下來的事，但在行爲中，她的靜好，全然異乎浪冶的女人，又是很確實的一件事，因此，要放，也竟不能。貪着彌

縫這漏罅，而又無從把這人握得更緊，正如斷了一股絲的繩子，把這愛戀的心懸着，待察見了此繩斷處後，又不能即斷，又不能使牠在略無恐懼中安穩的讓牠搖擺，因此就粘上深的痛苦。

「他先還想故意把事鬧翻，好讓那人兒從三表哥處脫離，同自己來正式組一個小政府！年青人呀，處處是要鬧笑話的。……」

院牆的缺口上，露出一個頭來，聽差把松子君喊去了。

「回頭再來譚罷，文章多咧，」一邊走一邊回過頭來說，從牆缺爬過去，松子君就消失到那一叢小小槭樹林子後面了。一枝白色藤手杖，却留下停到胡桃樹旁邊。

把晚飯吃過後，日頭已落到後山去了，天上飛了一片緋紅的霞，山脚下，還可見些紫色薄霧。院中樹上的蟬，在溫夜書的當兒。將放學了。山的四圍，蝸蝸兒的聲音漸漸熱鬧了起來，金鈴子也頗多，

盼望中的松子君，終于沒有再來。

「他希望我寫一點什麼咧，」松子君把臉故意懶起，表示爲難的樣子。是我們把昨天的譚話重提而起的。

「那麼就寫呀！」

「說是寫，就提了筆，但是——」松子君從衣袋裏取出來一束白原稿紙，「這里，却是寫成了，笑話之至，見笑大方！改改罷，可以那就幸福了。題目我擬得是……」

「把來給我瞧瞧罷，」伸了手去，松子君却並沒有將那紙送過來。

「我念，這字誰能認識？自己還將賴上下句的意思去猜啦。念着你聽罷。不准笑，笑了我就不念了。我的題目是一位奶奶……」

「嗤……」沒有記到我們的約，聽到題目，就不由得笑出聲來了。

「那我就念了！可笑的多着咧，慢慢的罷。」其實，他自家，也就正是在笑着。

「聽我念完了再下批評呀！」

「就是那麼辦罷。」我是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聽他的。

於是，他一直說下去。

「因為我要俏皮一點，題目取做一位奶奶，不算滑稽麼？下面是正文，莫打岔聽我念完，再來批評罷。……關於這位年青小奶奶，一切脾味兒，性格兒，臉子，身材，我們可以摘錄 T 君日記中的幾段，供大家參攷——參考甚麼咧？難道是這個那個，都有著那種福分去欣賞一下麼？哈哈，我不念了。」

「那你就送把我來！」

求他，也是不行的。松子君却把那一束稿子塞到荷包裏去了。他

的脾味我是知道的，凡是什麼，他不大願意告給人的事情，問他也是枉然的，關於使他心癢的新聞呢，不去理他，他也仍然不能堅執到底始終不說的。我從許多事上就看出他的這類小小脾氣了。有些事待你問他他故意不說，待一回，却忍不住琅琅的在你耳朵邊來背了。因此這時我也就滿不理會的樣子，獨自在燈盞下修理我的一個小鋼錶。

松子君，見我不理那稿子了，也像樂于如此的模樣，把烟燃吸起來。

「這裏不是昨天還似乎貼了一張禁止吸烟的條子麼？」
讓他故意扯譚，却以不做聲爲後盾，堅執的待他心癢難受。

「怎麼，不理我了麼？」

我仍然不做聲。在斜睇下，我見到他那臉還是很圓，知道是決不會在心中對我生了氣，故依然大大方方去撥那小鋼錶上的時針。

「你要說話呀！」

「我是真有說的。」

「那你有耳朵！」

「有耳朵又真有話可聽，別人是把一件新聞當成八寶精似的，還不是徒然生一對耳朵麼？」

「喂……」松子君笑了。

我知道他已軟下來了，却故意不明其所說的意義似的，「甚麼可笑！我又不要說什麼！」

「你不要我說什麼嗎？那是我就——」

再不乘風轉篷，松子君的臉會要變長了。

「你就趕快念給那東西給我聽！你不知道別人爲你那一伸一縮不可摸捉的小小脾氣兒嘔得甚麼樣似的！」這樣的促著他使他「言歸正

傳」，他就又從荷包裏取出那一卷稿子來。

送，是答應送我看的，但先就約下來，必得他去了以後才准我來看，因為這樣一來，他才免得在我笑臉中，見出他文章的滑稽處，這滑稽，在松子君，寫來是自然而然，不過待到他見到一個朋友拿著他的原稿紙讀念時，松子君却羞愧得要不得了。松子君的條件是非遵照辦理不可的，于是我把那一束稿紙接過手來時，就壓到枕頭下去了。

「你在我去了以後才准看！」

「一切照辦。」

「一切照辦，還不准笑我！」

這類像孩子氣的地方，在松子君，真是頗多頗多的。但沒有法也只好口上承應了。其實他也就知道這類要求是反而更給人以非笑不可的。但在別人當面答應了以不笑之時，他眼前却得到可以釋然的地方

了。

松子君說話時照例要用花生，蘋果，梨之類，來補助他口的休息，我的聽差對這一點是極其合了松子君意的。也不要我喊叫，不一時，又從外面笑笑的抱了一包東西來了，「好咧，先生。」我是見到別人好心好意爲我待客總不好意思說過一次「不好」的，聽差因此就對于由他爲我選購菓子的義務更其熱心起來了。這時候，松子君的談鋒已應當在休息的時候了，非常合意地十個大蘋果却從聽差手巾裏一個一個擲到松子君面前。

「好呀，吃！」

用著非常敏捷的手法，一個蘋果的皮，就成了一長條花蛇樣垂到松子君的膝上了。在削刮蘋果中，照例還是要說話，不過這類話總不外乎他的聽差怎樣不懂事而我的聽差又如何知趣誠實的嘮叨，這在松

子君談話中，屬於「補白」一類，所以你縱不聽也不要緊。

一個蘋果一段「補白」，到吃到第七個蘋果時，他從「補白」轉到正文上來了。

「那文章，老弟看了後，主張發表，就在話片雜誌上去發表吧。但總得改改。至少題目總應當取一個略略近于莊嚴點的才是。這是別人的一段生活史料哩。」

「其實是一樣的。」

「不一樣！你知道這些，不必客氣，還是費費神，當改正，也應不吝氣力！」

他是又把第八個蘋果攫到手，開始在用刀尖子剝蘋果下端的凹處了，上面的削改的話，只好仍然當做一段「補白」。

在松子君把蘋果皮留在地下顧自走回他的院子時，已是十一點了。慢慢的把燈移近床邊來，想去看松子君的文章，我們的聽差却悄然提了一包東西進來。

仍然是蘋果。由他爲一個一個取出放到我近床那茶几盤子裏。我知道有那位先生在此，蘋果絕對不會夠，先生你也必定一個不得吃，所以接着又下坡去買牠來十個。買來時他還不走，我恐怕一拿進來那位先生又會把這里所有的一半塞到肚子裏的空角落去，所以——

「他既然是吃得，就應當讓他吃飽再去！他還才說到你爲人機敏知趣啦！下次不應這樣小氣了。」

「是是，先生告了我我總記到，明天他來就讓他吃二十個吧。」

聽差是笑笑的把地下的蘋果皮檢了一大包扯上門出去了。望到那

茶几上僥倖逃了松子君的毒手的十個半紅半青蘋果，擠到一處，想起松子君同聽差，不由的我不笑了。

松子君，在他的文章上所說到的，全同與我在白天所說過的一樣。又怎樣怎樣去學了郭哥里的章法，來把周君的一位情敵描寫一番，譬如那人鼻子同臉的模樣，他就說「大家想想吧，一個東瓜上面，貼上一條小小黃瓜，那就是王君的尊範，不過關于色的調合，大家應同時連想起被焚過的磚牆，我們才能知道他的美處來。」

其實這未免太過，不消說，那是松子君有着愛管閒事人湯姆太太的精神，爲憐憫與同情而起的憤慨所激動，故而特別誇張的將王君貶罰了。

在文章的後面，又非常滑稽的說是，王君爲了發現自己的地位以

後，怎樣的不顧命的去喝酒，但當第三次喝酒大醉後，在一個夜裏，嘔出了許多食物，同時就把所有因那女人得來的悲哀，也一齊嘔去，天明醒來，哀悲既已嘔去，于是身上輕輕鬆鬆，想到回山，便返山了。這種用喜劇來收場，却來得突然，所以看了反而一點感不著 T 君當時熱熾的情與失望後的心中變化。這明明是松子君故意像特爲寫給他朋友周君去看的，在周君看到後感到一種不可笑的可笑，松子君，在這中，也就有所得了。

松子君，在文章的前面中間，夾錄了許多周君的日記，像是真由文章所謂 T 君的日記上錄下來的，日記中最有意思的是：

「她居然于裝飾上，同時也取了那最樸素的一種。樸素得同一個小寡婦樣，真覺不應當。但因此便覺更其格外能動人，也是事實。她今天穿了青色衣裙，觀音菩薩中有的是如此裝束底。」

「我將自信，我是爲別的眼睛在一切普通事上注意過的一個人了。雖然是令人惶恐，我却不應對此事還有所躊躇。猛勇得如同一個和獅子打仗的武士樣，迎上前去，是我這時應取的一種方法。這方法能使兩邊都有益，可以用不着猜想。我將把我應得分配下來的愛，極力擴張，到不能再擴張時！戀着，戀着，卽或是把這愛情全部建築到對方的白暫的肉體上，也不是怎樣的罪孽！」

「關於性慾的帝國主義，是非要打倒別的而自己來改造不可的。」

「伯媽到天津去，因七妹寂寞，又從電話中要她來陪七妹玩。七時，大家正吃着飯，殘疾的不能行動的大哥，正在用手勢對芬表妹的相做着那無望的愛慕的工作，大家笑着嚷着，七妹是不堪其煩的正要跑到房中去，她來了。喲，菩薩今天換了淡色衣裳，

一樣的可以頂禮。說是剛吃過飯來，回頭去看見大哥盤散的據在那圈椅上，一碗飯上正攤了許多菜，知道是又受弟呀妹呀欺侮了，用一個微笑來安慰鼓着嘴的大哥後，就在我與七妹之間一個坐位上停下來了。在她身邊時我覺到身子是縮小了。我似乎太寒村，太萎靡，太小氣；實在，困了她，我力量增加，思想夸大，夢境深入，一切是比了以前澎漲了已是許多倍的！我的俠義心，博愛心，犧牲心，尤其是對女人神樣的熱誠的愛情，在衙署辦公桌上消失的，惟有在她面前，就立即可以找回！

「我有一種恐懼，這恐懼是我懦弱的表示。是我對人間禮法的低首服從。但我如今將與這反抗，這是不應當有的恐懼。想着：是別一婦人，如果妹樣，要我在恐懼中還來固執的大胆的來戀，總是不可能的的事情罷。也只有她，這樣一個美的身體，還安置

下這樣一個細緻的康健的雪樣淨潔水樣活潑的靈魂，才能喚我向前！

「我在愛情中沈了。力量呵，隨到我身邊，莫見了她又遽行消失，使我手足無措！」

「打倒那老浪子擁有女人的帝國主義！這口號，我將時時刻刻來低聲的喊。打倒呵，打倒呵！」

「我如今是往火裏奮身躍去了，倘若這是一個火盆。我願燒成灰，我決不悔。」

「事情的張揚，將給我在這家庭中是怎樣一種打擊，我是不必再去計校了。眼前的奇蹟，我理合去呆子樣用我的全力量去把握，這是一種足以爲自己在另一時幻想中誇大的偉大事業。明知是此後的未來的事實，會給我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痕跡，這痕跡就

刻附着永遠的苦惱，還是願呵。

「我今天做的工作，是禮法所不許但良心却批准了的工作。抱了她，且吻了她，小心又小心，兩顆跳着的心合攏在一起了。在薄薄的黃色燈光下，我們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業。」

「經說：既然是愛了人，就應當大胆的攏去！是的，我攏去了，她也攏到我這邊來了。」

「她重量約四十斤，一個小孩，一個小孩！或者還要比所估的爲輕！她輕，是說她不肥，又並不說她瘦，是說她生長好看，太可愛，所以抱到手上，當我細細的欣賞這一件撒旦爲造就的傑作時，我的力氣，平空增加了無限倍，她沒有重量了。」

「皮膚像如同細雲母粉調合捏成，而各部分的線又是仿到維納絲爲模子。那全身的佈置，可以找得出人間真理與和平。長長的

頸項，猶如一整塊溫聲柔軟的玉石琢就。臂關節各部分專爲容受愛情而起的小小圓渦，特別是那麼多，竟使人不接吻也不忍！

「一個『濕的接吻』！我爲眼前的奇蹟，已驚愕成了一個呆子。重新生了恐懼，我將怎樣來重尋我的奇蹟的再現？」

「壞透了，一個足以使我將幻影跌碎到這小事上的消息。她是這里那里把給了我的也拏去給了別人！堂弟高興的來同我說，展覽他的愛情哩。……：那是一個怪人，胆子又非常小，又極其願意同男子接近：不浪冶，但一個男子把愛情陳列她面前時，她就無所措其手足，結果是總不會拒絕。儼若無事的去問堂弟，說是不能稍稍自主麼？答說在天真未離她以前，個性是不會來的。沒有個性，你真使我爲此傷心！我希望這戀愛的歸影，快在我心中毀滅。神呵，再給我點力量，讓我又趕去這昔日我所瞎了眼追求

的東西！

「她不放棄不拘誰個少年的熱情，貪心的人呵，我願你這時就死去，好讓我一個人來在心中葆着你完美的影子，我的毀滅才是這戀愛的毀滅，但是，完了，一切完了，我所得的只是爲此事種下的苦惱種子的收穫！」

「我怕見她。但爲甚麼這幾天更要來的回數多？」

因爲是見到 T 君的日記，想從日記的整篇中找到一點趣味，所以第二天當松子君來取他的文章時，我便把這希望托了松子君，他，也就毫不遲疑的答應下來了。

但是一天又一天，松子君答應我的事却總不見他去辦。這我知道若是去催他，在松子君是已把來當成一件類乎其他足使他臉成長形的

麻煩事情了。

雖然是仍然每天下午來到我處吃蘋果，也不好怎樣去問那件事。有一天，他却邀了周君過我住處來。

「胖了！」松子君第一句話是指了周君同我說的。我不由得笑了。老實沉默的周君，在悟了松子君所說的意思以後，笑着而且臉已全紅了。忸怩的望松子君，松子君，臉兒已同街上的元宵，愉快極了。

「『你真是湯姆，一個愛管閑事的人！』我是用不着分辯的。我老老實實的一五一十的來告了他了。不是罪過！算不得我的壞！他還想着你的日記，屢次屢次用蘋果來運動我咧。」也不管聽的人是如何的受窘，自己承認是湯姆的松子君，說着又顧自張大口來笑，直到聽差把胡桃花生拿進房來，才算是解了周君同我的圍，但是，所有那類補白，却仍然是關於使自己臉圓的一類話，這一次，算是得了一個大

的勝利了。

另一次我見到周君，問到他日記中的一切，才知道因為是欲求身量加重，故每日去走到農場一處磅秤邊去稱，同時便將自己的重量記到日記上，因此當日一提倒，老實的周君就紅了臉，至于故事，全是松子君爲捏造成就的，我把松子君同我所說的一齊說給周君時，才知道兩人都全爲松子君玩了一陣了。

這聰明的湯姆，近來是自己正跌在一件戀愛上苦着了，所能給人看的只是一張一張漫畫樣的臉嘴，我們許多人說到他時，都總覺得寂寞。

我們的聽差一見了他，就說「那是報應呀」，聽差所知道的是松子君因爲多吃了蘋果弄得見菓子喉就發酸，其實這是松子君謊聽差的話。

屠桌邊

志成屋裏人今天打扮的似乎更其俏皮了。身上那件剛下過頭水的魚肚白竹布衫子，罩上一條省青布圍腰，圓朥朥的臉龐上稀稀的搽了一點宮粉，耳朵下垂着一對金晃晃的圈圈環子，頭上那塊青縐緞又低低的纏到眉毛以上五分左右的額邊，衣衫既撐撐嶄嶄，粉又不像別的婦人打的忘了顧到頸子，成一個「加官殼」，頭又梳得如此索利，——假如是在池塘坪大戲場上，同到一些太太小姐們並排坐着高棚子，誰個又知道這就是道門口賣肉的志成屋裏人呢！

她這時正坐在屠桌邊一個四四方方的大錢桶上，眼看着志成匆匆忙忙的動手動腳，幾大塊肥豬肉却在他的屠刀下四兩半斤的變成了制

錢和銅元。她笑咪咪的一五一十在那里數錢的多少。

她的職務是收錢。

在一個月以前，收錢的職務本來還是志成自己；另外請了一個幫手掌刀。如今因為南門新添了一張案桌，幫手到南門去做生意去了，所以她纔自己來照料買賣。她原是一個能幹而又和氣的婦人。若單看樣子，你也許將疑心她是一個千總的太太了。其實正街上熊盛泰家老板娘，雖說是穿金戴玉，像貌究竟還不及她咧。

她遇到相識的幾個熟主顧時，也很會做出大方的樣子，把錢接過手來，也不清數，連看都像懶得多看一眼，就朝到身邊那個油光水滑值得送唐老特做古董了的老南竹筒裏一丟。那竹錢筒張着口豎盪盪站在她身旁，腰肩上貼有金箔紙剪就的「黃金萬兩」四個連牽字。她雖說是大方，但你不要就疑心她是輕容易上別人當的！她是能知道人

人都有隨處找點小便宜心思底。所不過細的事情，也祇在幾個她認為放心可以不足怕的主顧才行。譬如是南門挖的李四嫂子，賣酸蘿蔔的宋小桂與跛腳麻三這幾個人，不怕你就是送她的白光光的大制錢，她却也非要過細數看一下不可，因為他們都是老愛短個吧數，或是一百錢中間夾上四五沙眼——加之他們還太愛揀精選肥，挑皮剔骨，故意為難過志成，數錢也就是一種報復。

不過，常同志成做生意的人，提到志成屋裏人時，打好字旗的還是很多。雖說他們稱譽志成屋裏人的原因是各人各樣，如張公館買菜那苗子是嘗同志成蹲到屠桌邊喝過包谷燒（酒），麵館老板金老滿是從志成處曾得到過許多熬湯的骨頭，老儂嫂子則曾于某一天早上稱肉時由她手裏多得一條脊髓。……

＊

＊

＊

＊

志成，是一個矮胖子。他比他屋裏人還胖，雖然他屋裏人在我們看來，已就是像肚板油無着落，跑到耳朵尖上樣子了。我所見的屠戶，好像都一個二個是矮胖子似的。屠戶的胖，可說是因為案桌上有的是肉，肉吃多了，脂肪質用不勝用，不由己的就串到皮上，膘壯起來。但矮却又是爲什麼原故？也許殺豬要用勁擒豬，人便橫到長起來了罷？但殺牛的却又多是瘦長子，這事情很難明白。

他這時正打起赤膊，兩隻肥白手桿，像用來搾粉的米粉粑粑一樣；雖然大，却軟巴巴的。他擎着一把四方大屠刀，爲這個爲那個割肉。遇到打肋上或頸項有硬骨撐着時，必須換那把厚背脊的大砍刀才濟事，那時，他揚起刀來，喇嘛一下，屠桌上的肉與他自己肩膀上的肉却一樣震動好久。

「半斤——喂，老板，少來點骨罷，你莫豹子灣的鬼；單迷熟

人！……一個學徒似的少年說，他兩隻手上一邊套上一個藍布短袖筒，袖筒上還粘了些蜡燭油。

「這里四兩，要用來剝餅餅肉的……這又是個六兩的，要炒絲子……那不要，那不要，怎麼四兩肉送那末多幫老官（骨）？」最愛嚼精的老卑說。

「老卑大，莫那末伶精罷，別人那個又不搭一點呢。」志成屋裏人插了一句嘴。

「志成伯伯，我半斤。要腿精，」又一個小孩子。

志成耳朵中似乎聽慣了，若無其事的從容神氣，實在值得誇獎。口裏總祇是說「曉得，知道，好，曉……」幾個字。其實稱肉的十多個擠擠挨挨都想先得肉，他又那里能聽到許多話？不過知道早飯菜的分兩，總不外乎是——四兩，六兩，半斤，一斤，幾個數目罷了！

這個要好的，那個要好的，——那里來有許多好肉讓他割。所以志成口上雖然是照例那末「知道，好，……」答應着，仍然不會於每個四兩肉上便忘了把碎骨薄皮搭進去的道理。遇到你太愛挑剔時，他也會同你開句吧玩笑，說是豬若是沒有骨頭那里會走路。但只要她在那頭說一聲「還是萬林媽伍家伯娘的四兩，要好的」時，他便照吩咐割一片間精搭肥的淨肉。志成屋裏人所以能得許多人打好字旗，這也許還是一個大原因吧。

真是虧他耐煩啊！有時加貝老太爺還跑到他案桌邊來，說是喂貓崽，要他割十個躑錢的豬肝呢。其實他明知道這是加貝老太爺一種稱肉經濟的算盤。故意如此。接着還要走到楊三那張案桌上用喂貓名義割十文豬肉；到宋家那案桌去用喂狗或別的什麼名義割十文花油；但你是做生意的人，不能得罪你照顧買賣的先生們；何況照顧你的又是

全城聞名，最不好惹的這麼一條寶貨？並且志成知道加貝老太爺專會拿人的例，不賣的話你不敢說；就是「喂貓要用許多肝和油？」或是「你家有幾隻貓崽？」一類話也不敢問。是以除要揚不緊隨意爲他多割一點外，沒有辦法拒絕。

＊

＊

＊

＊

「哪，六兩的錢。」一個穿印花格子布衣衫的小女孩，身子剛與屠桌一樣高，手裏提了一個小竹籃子，籃子內放了些辣子，兩塊水豆腐，四個雞蛋，一束大蒜，小的手拿了六個銅元送到志成屋裏人手中。「要半精半肥的！」又看着志成。

「好，精的，」志成口中還是照例答着。他那個「好」字似乎是從口裏說的太多了，無論你聽一百句幾乎也難分出那一句稍輕稍重。

小妹妹，靠桌邊站着，見志成屋裏人把錢擲到錢筒時，一陣唏噓華喇的响聲，知道這就是自己剛才捏得熱巴巴那大當十銅子的說話。她昂起頭來。志成正拿刀齊到手割去，她心裏暗暗佩服志成胆量大；不怕割掉手指。因為她自己不但前次弄大哥裁紙刀時劃傷過一回手，流過許多血，到後得大姐爲擦上牙粉才止；就是媽昨天剝酸辣子，手上也禁不得信就切去一塊手指甲！

她頭上那一對東有洋紅頭繩的蜻蜓辮，像兩條小黑四脚蛇似的貼着頭上動搖。她看到挂到木架子鈎上豬胸腹裏各樣東西——肝，肺，心子，大腸，肚子，花油，……另外一個鈎子上還鈎着一個擎來敬天王菩薩刮得白濛白濛了的豬腦壳。那些東西上面有些還滴着一點一點紫血到地下來。豬頭的淨白，她以爲是街上擔担子，担子一頭有一根豎的小旗杆，旗杆上懸有塊長方形灰色油膩磨刀布，那種剃頭匠刮

的。因為豬毛是這樣粗，這樣多，除了剃頭刀那種鋒利外，別樣刀怕未必能夠剃的去罷。

從肝上她想起媽前日到三姨媽家吃會酒轉身帶給她的網油捲。見到腸子，又記出每早上放在飯上的熟香腸——香腸臥處那里的飯變成黃色後好吃的味道來。但這時的腸子，上面還附着了些黃色粘液，這粘液不但像膿，竟很易令人想到那些拉稀的豬屎，她於是吐了一泡口水到地上，反轉臉來看錢筒上那花亮的金字。

案桌上放的那一方坐墩肉，精的地方間不好久又跳動一下。好奇使她注了意……這時必定知道痛，單不會哭喊……她待想要用兩個小小指頭去試觸一下看牠真果會喊不時，那動的地方又另換過一處了。

「牠還活呢。」

「妹你莫抓，那髒手嘞！」

志成屋裏人，一隻手撫着她蜻蜓辮，一隻手扳着籃邊。

「妹，你娘娘崽崽天天都是肉！怎麼今天又不同你大哥做一路來；却願自買菜呢？」

「哥哥到省裏讀書去了，今早上天一亮就走的。」

「你媽怎麼捨得——那二哥同你翠柳？」

「翠柳丫頭不會買菜，二哥到學堂去了好久好久了——媽早上還哭呢。」

她覺得大哥出門是好的。雖然以後少一個人背她抱她，又不能再同大哥於每天早上到楊喜喜攤子上買豬血油絞條吃了，但大哥走時所說的話却使她高興。她於是便又把大哥如何答應她買一個會吐紅舌的象皮球，又帶給一雙黃色走路時噤咕噤咕叫喊的靴子……以及洋號的

話——同志成屋裏人說了。

＊

＊

＊

＊

志成屋裏人見那小女孩怕磕濫豆腐的樣子；一隻手提着籃子，那一隻手扶著籃邊，慢慢底挨着牆走去，用着充滿了母性愛憐的眼光，一直把小孩印花布衣衫小影送到消失于一個擔草担子的苗老孀身後，才掉過頭來覷志成一眼。不知何故，她那肥寬臉龐上忽然浸出一塊淡淡兒紅暈來了。如果志成是細心的人，這可看出她是如何願意也有這樣一個小女孩在身邊——他但能殺豬，却不……略略對志成抱憾的神氣。

屠桌邊已清閒了。

志成得了休息，倚立在高錢筒與案桌頭之間，一隻肥大的手掌撐着下巴；另一隻手在那里拈着一根眉毛怕痛似的想扯下來。懸臟類物

下面有一隻黑色瘦狗，尾巴挾在兩胯間，在那里舐食地上腥血。
他們夫婦的視線都集在那一隻黑瘦狗身上。

四月十六日于北京。

爐邊

四個人，圍着火盆烤手。

媽，同我，同九妹，同六弟，就是那麼四個人。八點了罷，街上那個賣春捲的嘶了個嗓子，大聲大氣嚷着，已過了兩次了。關於睡，我們總以九妹爲中心，自己屬於被人支配一類。見到她低下頭去，伏在媽膝上時，我們就不待命令，也不要再有希望，叫春秀丫頭做伴，送到對面大房去睡了。所謂我們，當然就是說我同六弟兩人。

平常八點至九點，九妹是任怎樣高興，也必支持不來了。但先時預備了消夜的東西時，却又當別論。把燕窩尖子放到粥裏去，我們就吃燕窩粥，把蓮子放進去，我們於是又吃蓮子稀飯了。雖然是所下的燕窩并不怎樣多，我們總是那樣說。我同六弟不拘誰一個人的量，都

敵得過九妹同媽兩人，但媽的說法，總是九妹餓了，爲九妹煮一點消夜的東西罷。名義上，我們是託九妹的福的，因此我們都願九妹每天於晚飯時都吃不飽，好到夜來癢餓，我們一同沾光。我們又異常聰明，若對消夜先有了把握，則晚飯那一頓就老早留下肚子來預備了，這事大概從不爲媽注意及，但九妹却瞞不過。

「娘，爲老九煮一點稀飯罷。」

倘若六弟的提議不見媽否決，於是我就耀武揚威催促春秀丫頭「春秀！爲九小姐同我們煮稀飯，加蓮子，快！」

有時，媽也會說沒有糖了，或是今夜太飽了，老九那來會餓呢，遇到這種運氣壞的日子，我們也只好準備着睡，沒有他法。

「九妹，你說餓了，要煮鴿子蛋吃罷。」

「我不！」

「爲我們說，明天我爲你到老端處去買一個大金陀螺。」

「……………」

背了媽，很輕的同九妹說，要她爲我們說謊一次，好喫同冰糖白煮的鴿子蛋也有過，這事總是頂壞的我，（媽是這樣加過我的批評的，）教唆六弟，要六弟去說，用金陀螺爲賄。九妹的陀螺正值壞時，於是也就慨然答應了。把鴿子蛋喫後，金陀螺還在口上，讓九妹去怨也儼然不理，在當時，反覺得出的主意并不算壞。但在另一次另一種事上，待到六弟把話說完時，她，也會到媽身邊去，扳了媽的頭，把嘴放在媽耳朵邊去，唧唧說着我們的計畫，在那時，想用賄去收買九妹的我們，除了哭着嚷着分辯着說是自己並沒有同九妹說過什麼話外，也只有臉紅。結果是出我們意料以外，媽仍然照我們的希望，把喫物叫春秀去辦。如此看來，媽以前所說全是爲妹的話，又顯

然是在哄九妹了。然而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獨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親加倍的愛憐，也是真事。因了母親的專私的愛，三姨也笑過我們了。而令我們不服的，是外祖母常向許多姨孃說我們并不可愛。

此次又是在一次消夜的期待中。把日裏剩下的鴨子肉湯煮鴨肉粥，聽到春秀丫頭把一雙筷子唏哩活落在外面銅鍋子裏攪和，似乎又聞到一點香氣，媽怕我們傷風又勒著不准我們出去視察，六弟是在火盆邊急得要不得了。

「春秀。還不好麼？」盛氣的問那丫頭。

「不呢。」

「你真打盹，讓牠起鍋巴！」

「不呢。」

「快扇一扇火，會是火熄了，才那麼慢！」

「不呢，我扇着！」

六弟到無可奈何時，乘到九妹的不注意，就把她手上那一本初等字課搶到手，琅琅的又像是要在媽面前顯一手本事的樣子大聲念起來了。

「娘，我都背得呢，你看我閉上眼睛罷，」眼睛是果真大大方方的閉上了，但到第五課「狼，野狗也——」也就把眼睛睜開了。

「說大話的！二哥你爲我把書擎在手上，待我背來，」九妹是接着又琅琅的背誦起來。

大門前，賣麵的正敲着竹梆梆，口上喝着各樣驚心動魄的口號，在那裏引誘人。我們只要從梆梆聲中就早知道這人是有名的何二了。那是賣餃子的；但也附到賣麵，在城裏却以餃子著名。三個銅元，則

可以又有餃子又有麵，得喫鳳牌湘潭醬油。他的油辣子也極好，大姐每一次從學校回來，總是喫不要湯的加辣子乾挑餃子，我們因了媽的禁止，却只能用眼睛去看。

那何二，照例的，捱了一會，又把擔子扛起，一路敲打着梆梆，往南門坨方面去了。嚷着的聲音是漸漸小下來，到後便只餘那雖然很小還是清脆分明的播着樣的柝聲。

大門前，因了寬敞，一些賣小喫的，到門前休息便成了例了。日裏是不消說，還有那類在一把無大不大的「遮陽傘王」（那是老九所取的）下頭炸油條糯米糕的。到夜間呢，還是可以時時刻刻聽得一個什麼擔子過路停下的知會，鑼呢，梆梆呢，單是口號呢；少有休息。這類聲音，在我們聽來是難受極了。每一種聲音下都附有一個足以使我們流涎的食物，且在習慣中我們從各樣不同的知會中又分出食物的

種類了，聽到這類聲音，我們覺得難受，不聽到又感到寂寞：最好的
一個方法是大姐禮拜六回家，困了她，我們消夜的東西，差不多是每
一種從門前過去的喫物都可以嘗試。

何二去後，不久，一個敲小鑼賣釘釘糖的又在門前休息了。我知
道，這鑼的大小，是正如我那面小圓硯池，是用一根紅繩子挂在手上
那麼隨隨便便敲着的。許是有人在那裏抽了籤罷，鑼聲停下來，就聽
到一把竹籤子在筒內攪動的響聲了又聽到說話，但不很清楚。那賣糖
的是一個別處地方人，譬如說，湖北的罷。因為他，我也常是聽到口
上說着「你哪家」，只有湖北人口上離不得「你哪家」，那是從久到
武昌的陳老板的說話就早知道了。在他來此以前，我似乎還不曾見過
那樣敲着小鑼落雨天晴都是滿街滿巷走着的賣糖的人。頂特別的地
方是他休息到什麼地方時，把一個獨腳橇塞到屁股下去坐，就悠悠揚

揚打起那面小鑼來了。我們因為欣賞那張特別有趣的獨腳橈，是以白天一聽鐺鐺的響聲，就爭着跑出去，六弟還有一次要他讓自己坐坐看，我們奇怪牠不會倒的原由，也想自己已有那麼一張，每日讓我們坐着喫飯玩，還可以扛到三姨家去送五姐她們看。

大的木方盤內，分割成了許多區。每一區陳列糖一種。有的顏色式樣雖相同味道却兩樣，有的樣子不一味道却又相同，有用紅綠色紙包成三角形小包的薄荷糖米，喫來是又涼又甜的。有成片的薑糖，味道微辣。圓的同三角形的各種菓子糖，大的十枚五枚；小的兩枚一枚。藕糖就真像小藕，有空有節。紅的同真紅椒一般大的辣子糖，可以以把尖端同蒂咬去，當牛角吹。茄子糖則比真茄子小了許多，但顏色同形式都同，把茶傾到茄子中空部分再倒到口裏去也很甜。還有用模

漢，則一斤糖還不夠做一個。他，那湖北人，把菩薩安放在盤子正中，各樣糖同小菩薩，則四圍繞着陳列，大菩薩之間，又放了一個小瓶子，有四季花同雲之類畫在瓶上，瓶子中，按時插上月季，蘭，石榴，茶花，菊，梅；以及各樣應時的草花。袁小樓警察所長卸事後，於是極其大方的把抽糖的籤筒也拏出來了。籤上從一點到六點各六根，把這六六三十六根竹籤管束在一個外用黃銅皮包裹描金髹過的小竹筒內。過五關的抽法是一個小籤只能得小菩薩一名。若用銅元，則過了三次五關以後，勝利還是屬於自己，則供養在盤子正中手裏拏了鞭高高舉着的那位財神爺就歸自己所有了。三次五關都得吉利的過去，這似乎是很難，但每天那湖北人回家時那一對大財神總不能一路返家，似乎是又并不怎樣不容易了。

等了一會，外面的籤筒還在攪動。

六弟是早把神魂飛出大門傍到那盤子邊去了。
我說，「老九，你聽！」我是知道九妹衣兜裏還有四十多枚小錢的。

其實九妹也正是張了耳朵在聽。

「去罷。」九妹用目答應我。

她把手去前衣兜裏抓她的財產，又看着母親老實溫馴的說，「娘，我去買點薄荷糖喫罷！」

「他們想喫了，莫聽他們的話。」

「我又不抽籤，」九妹很伶俐的分解，都知道媽怕我們去抽籤。

「那等一會粥又不能喫了！」

本來并不想到糖喫的九妹，經母親一說，在衣兜裏抓數着錢的那隻手是極自然的取出來了。

媽又說必是六生的聾患。這當然是太冤屈六弟了。六弟就忙着分辯，說是自己正想到別一樁事情，連話也不講，說是他，那真冤枉極了！

六弟所說是正想到別一樁事，也是誠然。他想到許多事情出奇的兇，……：那位像活的生了長鬍子橫騎着老虎的財神爺怎麼內部是空的？那大肚子羅漢怎麼同賣糖的楊怒山竟一個樣的胖實！那個花瓶爲甚麼必得四名小菩薩圍繞？

籤筒聲停止後，那鐺鐺鐺漂亮的鑼聲便又響着了。

這樣不到二十聲，就會把獨腳橈收起來，將盤子頂到頭上，也用不着手扶，一面高興打着鑼走向道門口去罷。到道門口後，把頂上的木盤放下，於是一羣嘴邊正抹滿了包家釀醋蘿蔔碗裏辣子水的小孩，就蜂子樣飛了過來圍着，胡亂的投着錢，吵着罵着，乘了勝利，把盤

子中的若干名大小菩薩一齊搬走，眼看到菩薩隨到小孩子走盡後，於是又把獨腳橈收起，心中裝了歡喜，盤中裝了錢，用快步的跑轉家去罷。回家大約還得把明天待用的各樣糖配齊，財神重新再做，小菩薩也補足五百數目，到三更以後始能上牀去睡，……爲那糖客設想着，又爲那糖客耽心着財神的失去，還極其無意思的嗔視着又羨企着那羣快要二炮了還不歸家去的放浪孩子，糖客是當真收起獨腳橈走去

了。

「那釘釘糖已經過道門口去了！」六弟嚕然的說。

「每夜都是這時來，」我接着。

「娘，那是一個湖北老，不論見到了誰個小孩子都是『你哪家』的，正像陳老板娘的老板，我討厭他那種恭敬，」九妹從我手上把那本字課搶過手去，「娘，這書裏也畫得有個賣糖的人呢。」

媽沒有做聲。

湖北老真是走了。在鴨子粥沒有到口以前，我們都覺得寂寞。

記陸 攷

河岸上掠水送過來的微風，已有了點涼意。白日的炎威，看看又同太陽一齊跑到天末去了。

「幾個老弟，爬過來囉！胆子放大點，不要怕，不要怕，有兄弟在，這水是不會淹死你的呀！」

高長大漢的攷，在對河齊腰深的水裏站着，對着這面幾個朋友大聲大氣的喊叫。

「只管過來！……」

他聲子雖然大，可是幾個不大溜刷水性的人終是胆子虛虛的，不能因為有人壯胆，就不顧命晃過去！

至於我這旱鴨子呢，却獨坐在岸邊一個廢舊碾子坍下來的石墩上面，扳着一個木椿，讓那清幽清幽了的流動着底河水，衝激我一雙白足。距我們不遠的灘的下頭，有無數「屁股刺膀」一絲不挂的大大小小洗澡人。牽馬的快子，便扳着馬頸扯着馬尾的浮來浮去。

他終於又泗過來了。

「芸弟，你也應當下水來洗洗！又不是不會水，怕那樣？水又大深，有我在，凡事保險。會一點水很有用。到別處少吃許多虧，如像叔遠那次他們到青浪灘時的危險。」

「我不是不想好好的來學一下，……你不看我身子還剛好不幾天——」

「你體子不行，包你一洗就好了。多洗幾次冷水澡，身子會益發強壯。……人有那麼多，各在身前左右，還怯麼？我個人也敢保

險。……」

「好，好，過一個禮拜再看，若不發病，就來同你學撐倒船，打沉底余子罷。」

……

耳同尼忽然兩個「槽裏無事猪哄猪」在淺水裏對立在澆起水來了。大家拍着掌子大笑。

「值價點！值價點！」大家還那末大喊着，似乎是覺得這事情太好玩了，又似乎鼓助他倆的勇氣。

他倆臉對臉站着，用手舀水向敵方澆去。你澆我時我把腦壳一偏；我澆你時你又把眼睛一閉；各人全身濕漉漉的，口裏噴出水珠子。在掌聲喊聲裏，誰都不願輸這一口英雄氣！

「好脚色，好脚色，——有那一個弟兄敢同我對澆一下子玩嗎？」

我可以放他一隻左手！」他心裏癢極了。見了耳打败了尼，口中不住的誇獎。恨不得登時有個人來同他澆一陣，好顯點本事。誰知挑戰許久，却無一個人來接應，弄得他不大好意思了——

「你們這些都不中一點用，讓兄弟再洩過去一趟送你們看罷——」
芸弟，芸弟，你看我打個余子，能去得好幾丈遠。」他兩掌朝上一合，腰一躬，向水中一鑽，就不見了。

水上一個圓紋，漸漸地散了開去。

這河不止二十丈寬，却被他一個余子打了一大半。——不到兩分鐘，他又從河那一邊伸出一個水淋淋的腦袋來了。「哈哈！哈哈！怎麼樣，芸弟！」他一隻手做着貓兒洗臉的架子抹他臉上頭上的水，一隻手高舉，蹣着水腳，腰身一擺一擺又向我們這邊河岸立梟着過來了。

——好，好，好，好，不錯！

大家一齊拍着掌子大喊。

二

幾天來下了點雨，大河裏的水便又漲了起來。洪的水，活活地流，比先前跑得似乎更快更急！但你假若跑到龔家油房前那石嘴上去看時，則你眼中的灘水，好像反又比以前水淺時倒慢得多了！

河岸也變換了許多。灘頭水是平了。這水大概已添了一丈開外罷。

百貨船三隻五隻，一塊兒停泊在小汶港迴水處。若在烟雨迷濛裏，配上船艙前煮飯時掠水依桅的白色飄忽炊烟，便成了一幅極好看的天然圖畫。若在晴天，則不論什麼時候，總有個把短衣漢子，在那油光水滑的艙面上，拿着用破布片紮成的掃帚，蘸起河水來揩抹艙板。棕粑葉船篷頂上，必還有篙子穿起晒朗的衣褲被風吹動，如同一

竿旗幟。

他們這時不開行了。有些是到了目的地，應當歇憩；有些則等候水退時才能開頭。這時你要想認做老板的人，你可一望而知；他必把他那件平常收拾在竹箱裏的老藍布長衫披到身上，闊點的，更必還加罩上一件嶄嶄新青到發光的洋緞馬褂，——忽地斯文起來，一點不見出租手毛脚的討人厭嫌樣子了。

船的桅杆上，若是懸有一大捆繆帶子，那一看就知道是上水候水的船了！至於下水船？他是沒有桅杆的。桅子到辰州以下，是可以幫助上水挂帆；一到這北河來，効力不但早失，灘水汹汹，不要命的只是朝石頭上撞，若船上再豎一根桅子，反覺得碍手碍脚，妨害做事。牠們各個頭上長了一把整木削就關老爺大刀般木橈，大點的船則兩

又打到前面，船小點的簡直是從浪中間穿過的，若無一橈，危險就多！上水船怕水沒繚路，不能上行；而下水則正利用水大放梢。這時不但風一船駛跑七百里之常德，一天多點可到，且水大灘平，礁石也不用怕了。

水雖說是這麼大，但我們仍然可以有看到上水船的機會。因為這些船多半是離此已不遠了才漲水的，所以還是下蠻勁趕到，以便從速裝卸，乘水大圖第二批下水。

岸上十多個水手，伏在地上，像螞蟻子慢慢的爬着。手上抓着河岸上那些竹馬鞭，或者但抓着些小草，慢而又慢的拖拉那隻正在灘口上鬥着水這邊擺那邊擺的貨船。口中爲調節動作一致的原故，不住的「咳………咳………噓………噓………」那麼大喊大叫。這時船上，便只剩了兩個管船人；一個攔頭工；一個掌舵；那攔頭工，手上舞着

那枝濕巴巴的頭上嵌有個鐵鑽子的竹篙，這邊那邊地戳點。口上也一陣到起，開到……偏到，「那末指揮着後梢的掌舵老板。間或因爲船起了細小故障，還要罵句把「幹你的媽！」「野狗養的，好生點囉！」「我啻你娘，你是這麼亂扳！」船上的娘，本來是亂罵的，像是荷包裏放得有許多，氣極時，兒子罵父親與叔叔，不算什麼回事。

這時的掌舵老板，可就不是穿青洋緞馬褂，套老藍布長衫，倚立在後艙有玻璃窗子邊吃捲煙的老板了，人家這時正作鼓振金的一心一意管照着船，挽起袖子，雄頸鼓眼的用那兩隻滿長着黃毛的手杆擒住了舵把，用盡全身吮奶的力氣來左右爲浪推着不服貼的舵。這生活可不是好玩的事喲！假使一個不留神，舵的一下撞了石頭就會全船連人帶物的倒下水，所以他那時的頸部大血管，必是脹得緋紅緋紅，而背甲，肩膀，腳趾，屁股，都弄得緊張到脹鼓鼓的程度。

「慢！慢……………靠到拉……………好生囉！吃豆腐長大的，怎個這樣沒有氣力？」聲子是這麼喊，手也喊嘶了。爲得是鼓促那些伏在岸上爬行的水手用勁，除不住的把腳頓得船板訇訇底發響以外，還要失望似的喊幾聲「老子！爺！我的爸爸，你就稍用一點勁罷！」其實勁是大家都不能顧惜到不用了。

這時的鼓，常同我坐在這石嘴草坪上，眼看到一隻一隻船像大水牛樣爲那二十多個繚手，拖着背上灘去，又見着下水船打着極和諧好聽的口號連接着，擠挨着，向灘下流去；兩個好動的心，似乎早已從口裏跑出，跳到那些黃色灰色浮在水面上跑着的船上去了！

牠們原是把我們身子從別一個口岸背到這裏來的喲！若是我們果真跳上了船，則不上半天工夫，牠就會飛跑的把我們駛到二百多里的辰州了……………再下，再下，一直到了桃源，我們可上岸去找尋那裏許

多有趣的遺跡……再下，再下，我們又可以到洞庭湖中去，到那時，一葉扁舟，與白鷗相互順風競跑……而且君山是如何令人神往！

這時他必定又要抱怨自己：不能同到幾個朋友從宜昌沿江而上溯，步行到成都，經巫峽；看滔滔濁浪飛流的大江，望十二峯之白雲……機會失去爲可惜。

九月于北京。

傳事兵

營門外，起床的喇叭一吹，他就醒了。想起昨夜在床上計算下來自己的新事業，一個鷓子翻身，就從硬木板床上爬起。房中還黑。用竹片夾成黃色竹籠紙糊就的窗櫺上，只透了點桃色薄灰。他用腳去床下撈摸着了鞋子，就走到窗邊去，把活動的窗門推開，外面，甜甜的早晨新鮮空氣，夾上一點馬糞味兒，便從窗子口鑽到房子裏來了。那個剛吹完了起床喇叭的號兵，正在營門前大石獅子旁，把喇叭逗在嘴邊，從高至低——從低至高的反復着練習單音。營門口，兩個衛兵，才換班似的，挺然立着，讓那頭上懸着的一盞颺着灰焰的燈下畫出一個影子映到門上去。一個馬夫，赤了個胳膊，手上像是拿了一大

東馬草，從窗下過去。兩個担水的，也像是不曾穿衣，口上噓噓的輕輕打着哨子，肩上的扁担，兩頭各掛一個空水桶擺來擺去，走出營門取水去了。在大堂那一邊，還有個掃地的伙子，一把大竹帚子，在那石礮子前慢慢的掃着；又依稀是像在與誰吵嘴，罵娘的聲音，也可聽到。外面壁上的鐘，還是把時間「剝奪剝奪」的消磨着。大堂中，正中懸着那盞四方燈，同營門前的一個樣，離熄滅還要一些時間，寂寞樣兒，發出灰色黃闇的微光，全是慘淡。

天上漸漸的山桃灰色變成銀紅了，且薄薄的鍍了一層金。

房之中，也有黃色的晨光進來，一切牆上的時代癩疤，便這里那里全是。有些地方，粉灰剝落處，就現出大的土磚來。他的眼睛，從這一類瘡疤樣上移動着，便見到自己昨天才由副官處領來的那一頂軍帽，貼在牆頭，正如同一個大團魚，帽上的漆布遮簷，在這金色散光

裏，且反着烏光。地下濕漉漉的，看到地下，就不由得不想起他的文選來了，於是走到床邊，腰鉤下去，從床下把書箱拖了出來，但，立即又似乎想起些別的更重要的事，就重復將箱子推到床下去了——箱子過重的結果，是多挨了他一脚，才仍然回到床下去。

他不忘記初次爲副官引到上房去見統領時，別人對他身個兒的怯小是如何的生了驚異，便立志想從一切事情中做一個大人模樣來。這時既然起身，第一就是當然應先理床！枕頭拍了兩下，這是一個白竹布在一種縫紉機的活動下嚙成成荷葉邊的枕頭，值得一塊錢，因爲出門，才從嫂嫂處拏來撐面子的。被蓋，是一床電光布的灰色面子的被蓋，把來摺成一個三疊水式，但是，走開一點，他記起別人告他的規矩，三疊水式是只適宜於家裏，於是，又忙抖開變成一個豆腐干式。有一條昨夜換洗的褲子，塞到墊褥下去後，床上的功課，似乎就告了

結束了。

走到窗邊，重從伸出頭去。對到自己房子那間傳達室，門還是關閉着，大概傳達長吃多了酒，還在自由自在做夢！外面坪子裏，全是金黃色。大操坪裏，已來了一隊兵士，在那裏練習跑步了。從窗子外過去的小護兵，還未睡足的神氣，一隻手在眼睛邊拭着，另一隻手上，擎了碗盞之類，出營門去，到門前時，那隻在眼睛邊的手，便臨時再舉上去行了一個禮，不見了。

∴∴軍隊，這東西就奇怪；在喇叭下活動起來，如同一個大的生物，夜裏一陣熄燈喇叭吹出時，又全體死去！

因為初來，就發現這類足以驚愕的事。到後又覺得這真可笑，就嗤的笑了。他如今是也要像別人樣在喇叭下生活的一個人了，總以為這是一種滑稽的生活，希望在感到滑稽的趣味中不攪雜苦惱的戎子，

才容易支持下去。

他並不是忘了起床後是洗臉，但人家把他安置到這裏，是責任，關於洗臉的事，可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責任了！洗臉以及類於洗臉的吃飯，解溲，當然是要自己去找尋。他不知是否是要自己去到大廚房去，還是不久就會有一個伙子將大桶的水掣來給各處房間的人。他又想：這裏也許還同縣立師範學校一個樣罷，盥洗室，是在先就預備下來的。他想找一個臉孔比較和氣一點的人來問問這盥洗室的所在，但從窗子下過去的所見到的人，就無一個像已洗過了臉的樣子。各人臉上油煙灰塵，都很可觀。小護兵，明明白白還是從「拾了鷄蛋被人打破」的一類好夢裏，被護兵長用手掌拍着臀部醒來的，眼角上保留的那些黃色物，就可爲他的確証。

……無怪乎，一個二個，臉都是那麼「越抹刺黑」！

他以爲大家都不洗臉，成了臉黑的結果。可是，自己可不成啊！人家提籃裏一塊還未下過水的新牛肚布手巾，一塊飛鳥牌的桂花胰子，還有無敵牌的圓盒子牙粉，還有擦臉用的香蜜，都得找到一個用處，才不至辜負這些東西！

「還是問問罷」，口上是路，因此就出了自己的房門。

「呀，傳達先生！早咧！」一個副官處的小小勤務兵，昨天見他隨同傳達長到過副官處，對他起了新的恭敬。

這是他第一次被人喊傳達，雖然傳達下爲加了先生字樣。一個羞慚，撲上心來，再不好意思向這勤務兵請教了，同這小兵點了點頭，做一個微笑在臉上，他就走開向大堂這一邊來。望鐘，鐘是欠二十分到五點。

……今天我是傳達了呀，以後也是！「傳達，這裏來；傳達，你且去，」這里那里，都會追趕着叫喊傳達！一堆不受用的字眼，終日就會在耳邊親密起來，同附在頭上的癩子一般，無法脫離，真是可怕……

然而，這是沒有辦法的一件事，正如此時提籃裏的胰子牙粉樣：委曲，受下去，是應當，除非是不到這裏來。不到這裏來，他就是學生，人家不會叫他這樣一個不受用的壞名稱，從這名稱上得來的職務上牽累，也不至于！自己要洗臉，就自由大大方方把新牛肚布的手巾擦了胰子，在熱水裏把臉來擦，且即可從面盆的搪磁上，發見自己那個臉上滿是白沫子有趣的反影，是頗自然罷。

他希望再遇到承發處那個書記一面，他們是同過學，見到時，就可以譚兩句話。且互道「晚上好」「早上好」，雖然客氣却兩方面都不

損失什麼的話語，到末後，就可將一切所不知的事問那人，就譬如說，洗臉，吃飯，解溲，等等地方，以及職務上的服從，對上司的禮節。比這不能再緩的他也要知道，一個普通上士階級傳事兵是實支月薪若干元？發餉是不是必要到差一個月以後？從昨夜他就計算起，零用中，他至少得理一回髮，不然，實是已長得極難看了。且嘴邊也像毛茸茸的，縱不是鬍子，也不雅觀。他不願意別人說他年紀太小，但同時又不願意他日在統領大人面前回事之時，因了頭髮和臉上的細毛，使統領在他真實年齡上又多估了幾歲。且把自己收拾得好好的，展覽到一班上司同事前頭時，他以爲會不至于因了他職務上的卑微而忽視了他的志向。他切望人家從他行爲上，看出他是一個受過好教育的人，人家對他誇獎他的美貌，于自己也頗受用。這是他在學校時養成的一個細緻的脾氣，這脾氣，在他想來，縱不能說是好，同壞總還

是站在相反一條路上走。

承發處的書記，大概還沒有起床罷，不見出來。那一對水夫，從外面把水桶裏的水隨意濺潑着，吹着哨子，又走進大堂後到大廚房去了。不因不由，使他脚步加快也趕了下來。轉過大堂，從左邊，副官處窗子下，一個小月拱門過去，大廚房，第一面那個無大不大的水桶，已立在眼前了。兩個水夫一個一個走上那桶邊矮矮木梯子上去，才把水每桶向着嘩：：：的聲音傾下去。水夫走開時，他還是立在那里，欣賞那個偉大東西。桶的全身用杉木在兩道粗鐵條子下箍成，有六尺多高。想到這大水桶裏，至少是可以游泳，可以蹣水脚，可以打余子，不會水的一掉下去，也可以同河潭裏一樣，把人溺死。末後就想到在縣裏，爲水淹死的朋友那副樣子來，白白的臉，灰色的微張的眼睛，被魚之類嚼成許多小花朵樣的耳朵和脚趾，在眼前活現。

臉還是沒有洗，他又回到傳達處門前了。從窗子外朝自己房裏望，先是黑暗，因為方從光明處來，且房中爲自己伸着的頭阻了光。但不久就仍然清白了。起花的灰色被蓋，老老實實成方形在印花布的墊褥上不動。一個荷葉邊白色枕頭，也是依然臥着。屋頂，白色的棚子，有了許多雨漬，像山水畫，又像大篆。地下，像才澆洒過水的樣子，且有些地方，依稀還成了有生氣的綠色。

他第二次想起文選，再不忍儘牠在床下飽吸濕氣了。返到房中，就把箱子裏同文選放在一個地方的古文辭類纂也取出，安置到那近窗的寫字桌上。書是頗好的板本，很值錢，可惜在這略覺不光明的房子裏，已不容易在書面上去欣賞那顆「健德廬藏書印」的圖章了。

他把書位置到大石硯台與紅印色大洋鉄盒子中間後，又無事可做

了。總以為自己應做一點什麼事，不拘怎樣，打拳，行深呼吸，也是好的。職務，在傳達長指示以前，他知道是不須過問的。這時只是爲得是自己。但是自己有什麼可以抓弄？連洗臉也不能！

到後在思想裏去找尋，才記到抽屜裏那本公務日記來。他昨夜曾稍稍翻過一道，見上頭寫了許多字，又有在一種玩笑中畫下來的各種人臉相，是離開此房一個傳事兵遺留下來的冊子，名是「公務」，却錄下了些私事。隨手去翻開，一頁上，寫得是：——

今天落雨，一個早晨不止。街上鴨子有的是樂；從窗孔伸出腦袋時，可以看到那個帶有憂愁心情的灰色的天。一滴水濺到臉上來，大約是房子漏雨了。簷口邊雨水滴到階前，聲音疲人，很討厭。

大堂上地板滑滑的，一個小護兵從外面唱起大將南征的軍歌進

來，向前一攔，一個餓狗搶屎的姿勢撲去，人起身時，臉上成了花臉，如包大人，手上的油條蘸了泥，爛起臉走去了。不知以後把蘸了泥漿的油條呈上師爺時，師爺是怎樣的發氣，護兵是怎樣的心抖，担水的伙子們罪過！雨的罪過！

再翻一頁是：——

沒事可做，一出門就會把鞋子弄濕，不是值日，又不必辦公。將用來寫收條的竹連紙，爲跌倒到地上的小護兵畫了一個相，不成功，但眉毛那麼一聚，不高興的模樣，正像從地下剛爬起的他。不久，又見到那小孩子出來，衣裳已換，赤了腳，戴個斗篷，擎一個碗，臉上哀戚，已爲師爺和顏拭去，但，歌是不再唱了。

接到這一頁後的，是一張畫，穿了頗長的不相稱的軍服孩子，頭上戴了一大的軍帽，一隻手在臉邊摩撫，或者，是前一位同事爲那跌

了的孩子第二次小心的描到這本子面來的罷。旁邊有字，是「歌唱不成了！」又數過一頁，上面是約略像「獅子樓飲酒」，「三氣周瑜」一類故事畫的，不過站立在元帥身邊的，却都是軍裝整齊的兵士，這又是同事的筆調，雖然畫是可笑的陋拙，却天真。

他覺得好玩，就一直翻下去，或者是空白，但填上了晴雨日子，或者記了些關於公事的官話，總無味。這本子使用了一些胡畫作結束了。不過在一頁塗上了兩匹魚的空行處，還有那麼一節；——

後山上「映山紅」花開時，像一片霞。西溪行近水磨那邊，鯽魚頗多，大的有大人手掌大，小的有小孩子手掌小，只要會釣，真方便。

他于是便籌畫起一根釣鯽魚的竹竿來，這一個早晨，就讓臉上閃着過去了。

八月廿七日于西山。

過年

角色

戰兵 周老四

衙門中之老將 甲乙

戰兵 呀，快到過年的時節了，魚兒燈的銷路是如何的好呀！還有那

竹蔑獅子頭，不會到一張票子一個罷。把抓錢的工夫攔下來，

聽這邊大人的吩咐，不知是些甚麼太歲到頭上！這真是惹管兒

嘴吧「楊三打哈欠，吃暗虧！」「道標三千六百八十名兵額，

要催糧，單單點到我陳復泰！」呵哈，那旁有老將一名來了！

待我且向他打聽一番罷。呆，呆，在那邊站立的豈不是某哥麼？請教一樁小油麻子大的事！

老將甲 在這裏，有誰是在喊哥呀！且待過去瞧瞧罷。呵，周老四！

聽說是大人因為過年要與民同樂，所以就把他找來了。其實我想是「鮑儼媽看戲，依不得那麼多！」這種年成還玩甚麼燈咧，這豈不是特意要照顧周老四了麼？

戰兵 哥，既然「燈籠子」對了這邊炤，過來譚一句，難道是「燒餅」就被人吃掉了麼？

老將甲 這東西，話多麼說得俏皮呀！

戰兵 哥，我問你一句，大人傳我是做什麼事？

老將甲 （自白）他不知道咧。有名愛開別人玩笑的周老四呀，今天且待我來調弄你。（揚聲）是周哥麼？我還以為是衙門中……

：，這幾天這地方正鬧著鬼哩。哥你是甚麼時候來的？

戰兵 哈，總會有一個時候了。差官將我引到這裏，要我且候，說是

大人要面問我，不知問些甚麼，「張三李四，拖刀殺人，」我是個一概勿知。在這裏，這樣一候下來，大人不知是到何時才會起床，哥，你應做一個好事爲探探，究竟是一會什麼事。過年快了，難道大人衙門裏殺豬缺個人扯腳，所以單單派到我「陳

復泰」麼？

老將甲 哥，你這時還能說笑話！你不知道你的事麼？

戰兵 甚麼事？

老將甲 你想想罷。

戰兵 （自白）見到了老將的顏色大變，莫非是於我有不利消息罷。

且待我細細把我的罪過數來；——

前天夜裏把狗踢了一腳，……但這並不算罪過，他是我兒子，難道爺打崽也犯法？況且他是先在乾哭撩了我的氣。

昨夜對土地拉了一泡尿，或者是土地托夢給了大人，要大人教訓我麼？……這不是第一次，財神還不多我的心，每次當到牠老人家露過「麻雀」，我到南門外去打「剝剝復*」時還贏了許多錢鈔！

打黃教時偷偷吃了雞，被大人知道了麼？……這不會，我只吃一隻，我們四隊總爺還吃過七八隻，大人知道都不問，而况大人自己嘴吧就是油油的。

除麵館的賬不還，被人告了？……

老將甲 還不想到麼？

戰兵 哥，我想我周老四並無過錯！

老將甲 再想想罷，你的罪過，單是你那嘴吧，就爲你積上了多孽！

戰兵 我爲人忠厚老實，大人諒也知道，間或愛說一句吧笑話，難道就「惹下了滔天大禍」麼？

老將甲 你……你……

戰兵 哥，你要說就說罷。「不通氣的葫蘆」，快悶死了我，說了我們下次喝酒罷。

老將甲 酒可不必領情，左右你請人也全是在口上。我說罷，你記一記，甚麼時候會批評過人麼？

戰兵 （臉紅）那是說笑話！（自白）這大人又怎麼能知？昨天大人坐了敞轎到軍官學校去時，從門前過，我只說一句「這真像抬狗求雨」，這話狠輕，大人會就聽見了麼？

哥，大人知道我昨天罵了他麼？

老將甲

（自白）可見賊人心虛。且待我嚇他一下。

還說咧，大人因為你昨天罵了他，發了一整天的氣，飯也吃不下去，你還快活！要你來，不就是「拖到池塘坪去，找吳大松磨刀」麼？哥，我說是那麼說，你嚶，那個口也就太放肆了，我們是自己親哥子弟兄樣，告你是本情話，好久好久，你就應把你嘴吧管束起來，不要逞強胡扯才是，你咧，却是那麼「眉毛上懸棒槌，心愛那調*調兒」，你看這一次居然批評到大人頭上來了，豈不是該死麼？

戰兵

我可以打我自己幾個嘴吧，（揚手介）拍，拍，拍，左邊三下，拍，拍，拍，右邊三下，縱有罪愆，也打去了罷。

老將甲

哥，你還裝着愁，這有甚麼用咧？就打死也是空的！

我問你，到底是罵了他些甚麼話？

戰兵 我是昨天下午，見他往軍官學校去閱操，只輕輕的誇獎了一句，說是「真像抬狗求雨！」又不是罵他。

老將甲 我的天呀！這還不是罵他！像大人的身分，你要扯了他耳朵大聲合他的娘才算罵他罷。我在先還以爲縱罵也是背地里批評了大人，如像討姨太太多了，或是照顧不來的一類趣話，被人告了大人，大人所以發氣，誰知你居然到大街上去形容大人！你想想，當街侮辱官憲，縱不該拖出西門外去砍，他不能打你一個半死嗎？

戰兵 (哭) 荷荷，這怎麼得了咧！萬一把脚打斷，口糧又革去，我們家中那兩個「金童玉女」怎麼活？荷荷，你這不記事的嘴呀！(揚手自搥介) 拍，拍，拍，左邊，拍，拍，拍，拍，右邊，

看你下次還是那麼不記事麼？荷荷，我的天呀！

老將甲 這個時候把自己的嘴吧打破也補救不來了。

戰兵 哥，你看怎麼辦？荷荷，我的天呀！

老將甲 （自白）「不怕你精似鬼，今天輪到來吃老娘洗腳水！」

這有辦法的，但不是你那哭同自擱。哥，你要依我辦，我便說出，不然，等一下上頭傳人時，就讓哥自己去對付，我也省得些事。

戰兵 哥，都依你，都依你，你是好人，你說罷。

老將甲 我不是好人，我只請你下次把口放好點，莫這個那個「順手撈魚」的啄，那樣謝天謝地了。

戰兵 以後無論如何不說笑話了，以後我周老四是口上含李子，遇事

「泰山石……」

老將甲 你才說不用那鬼話一開口就犯！

戰兵 錯了，錯了，你看我罰牠，（揚手介）拍，拍，拍，左邊，拍，拍，拍，右邊，——哥，你把「諸葛亮的神機妙……」全告給我罷，我這時真成了「梁山上軍師」（無用）了。

老將甲 又來！

戰兵 好，好，看我打牠罷，拍，拍，拍，左邊，拍，……

老將甲 請你不消打了，咱們哥倆好好商量罷。

戰兵 噢，「這才是話，（畫）壁上掛！」

老將甲 你這是怎麼啦？真惹人生氣！

戰兵 不說了，不說了，哥你看我搗著口來聽教訓罷。（搗口介）

老將甲 你的罪過，你自己是知道了。這時大人正在氣中，你也知道。不過我告你一個法子，在大人傳你進去時，你便不住磕

頭，稟說「知罪」，如今快要到過年了，大人在衙門正擬多紮花燈，玩獅子龍魚，要找好的紮匠——大人也聞過你名，知道你會紮一切好看的燈彩，——你便在磕頭畢後，說是求大人施恩，讓你能在燈彩上贖那應受的罪，大人或者見你那可笑樣子，就一概不問，那你豈不是就無事了麼？

戰兵（鼓掌介）此計真妙！

不是你哥提醒，我真想不到這一著！不然者，「劉三踢倒凳，上算一世人」了。謝謝，謝謝。（作揖介）

老將甲（笑）自己哥弟倆，何必？我知道你這時是「順順吃豬脚——舒服」極了！

戰兵 哥，你才說不准說「市」話，你又來！

老將甲 那旁有人來了，把眼淚擦乾了罷。

戰兵 是，是，「遵大人吩咐」！

老將乙 大人興致真豪，又想到今年來大家樂一下。紮彩匠是早喊來了，這一次又好了周老四。早知道紮獅子燈是有那麼一件好事，去年也去學去了。呵呀，一走，就來到候差處了，喂，喂，裏面有人麼？

老將甲 是傳周老四麼？

老將乙 不是他還是誰咧。

戰兵 左營四隊戰兵周占元在此聽候使喚。

老將乙 大人叫進去！

戰兵 嗻！

老將甲 記到我的話！

戰兵（點首介）知道，知道。

老將甲 頭磕下時，不要慳吝你的眼淚！

戰兵 這還待哥告麼？

老將甲 是這樣就頂好了。

老將乙（在外）衣衫整頓撐了就走呀！

戰兵 來了，來了，——

老將甲 哥，記到我的話！

戰兵（出去）記到，記到，——

——完——

凡用*號加於一旁的，不是自己故鄉俗典方言，便為通常俚語，這之間，要加以註解，是恐怕不勝其注的。關於*類屬諸鄉下故事的，差不多每一處都含有一個頗是解頤的笑話在內，

這只好留到另一時另外去當趣劇寫了。

蒙恩的孩子

脚色 一羣八歲至十二歲的孤兒，科長一，女齋監一。

地點 北京某孤兒學校。

時間 一九二六的聖誕節。

第一場

幕未啓以前，一羣孤兒，穿白衣服，從幕前過去，孤兒手中，各擊剛從院長處領來之賞物，樣子快活歡樂，一旁說笑一旁走路，有些還帶着跳。

孤兒甲（這是一個小胖子）可惱那庶務先生，你們得來的是又大又好的紅薯，我則是這麼一些根根鬚鬚！

孤兒乙 (又是一個小胖子) 我哩，不是一個樣麼？

孤兒丙 因為你們兩人都是肥，庶務先生不願你們再是這樣胖下去，

所以請你二位且吃一點壞紅薯。

孤兒甲 我的還不到一斤哩。

孤兒丙 我的是十六兩呀！

衆人 (笑)

孤兒丁 我是並不肥得像羅漢的。

孤兒丙 那必定是他記到你愛同他搗亂。

孤兒戊 我哩，花生大家是足巴巴的一百顆，我這袋數來數去總是九

十四！

孤兒己 因為你也背到人罵過他許多次。他聽到你罵他，扣除你賞

號，活該！

衆人
（笑）

孤兒辛 七弟，七弟，來到沒有開會嗒們到課堂裏去，各把各人得來的東西，好好的去數一下吧。

孤兒甲 去呀，去呀，誰能同我打賭，（說到賭字很輕）比花生五粒，讓我一人先進課堂去？

孤兒乙 今天是什麼日子，難道還怕鬼麼？我敢一個人單身上前。

孤兒庚 我仍然有點怕。你送我一袋花生，要我到那里去待會兒，我也不願意啦。

孤兒乙 不中用的別在這裏插嘴！

孤兒庚 看你中用的一個人上前！

孤兒乙 （拍拍胸脯）看吧，你大哥誰都不懼。今天課堂裏燈多着咧。

△乙在前走，衆人後隨，下。

幕開，在縱橫行列的椅桌間，一約十歲的小孩，正伏在棹上打盹。堂中燈在一些花紙中異樣光明，但極其靜寂。

衆人（進課堂，乙在先）

孤兒乙（一退）真有鬼哩，吓，吓，——

衆人（笑）

孤兒丁甲 是誰在此睡了！

孤兒辛 必是許蒙恩！那人在吃飯時，就說願意天就夜，夜了就好睡，……你們看那頭上的黃頭髮，是他一定了。

孤兒戊 把他吵醒把他吵醒，好趕快去領東西，待一會兒，時間過了，他會看到別人吃！

孤兒丙 咱們進裏去帮他畫一點鬍子再搖他！

孤兒甲 贊成，贊成！

孤兒庚 做壞事你就贊成！別人睡得好好的又去捉弄人家……

孤兒甲 好玩哩。

孤兒庚 好玩的事總不是單在畫人的鬍子。（揚聲）許蒙恩！許蒙恩！

夜了，醒來！

孤兒丙 不要喊他，不要喊他，各人偷悄兒進到他身邊去。

衆人 （顫足輕步走近蒙恩身邊，圍成一圈。）

許 （略動）

孤兒甲 醒了咧，醒了咧。

孤兒乙 許 （嘆語）這樣多，我……怎麼擊得完？送他們大家各人一個

吧。……我，我也只要一個。……謝謝，媽媽，你讓我在復

活節的鐘響時，交換一個平安吻吧。

孤兒乙

甚麼掙得完？他還說送大家各人一個咧。

衆人

（低聲笑。）

孤兒庚

聽他，聽他……

許

媽媽，知道知道……我是知道的……

孤兒丁

知道知道幹嗎？他要同人家交換親嘴，昨天都不洗臉，只好請洗衣的張嫂同他去交換。

孤兒戊

（大聲）許蒙恩，許蒙恩，醒來了！

衆人

（大家爭着去搗戊的嘴，但睡着的人已醒覺了。）

孤兒丙

大家將手背起！

許

（見了許多人圍到自己，怔怔的不知所以。還以為剛才的夢是眞事，伸手到衣袋裏去摸夢中得的雞蛋。）

孤兒甲

怎麼，掉了甚麼？

孤兒乙 是要分我們各人一個的東西吧。

孤兒戊 蒙恩，你一個人睡到這里不怕着涼嗎？前幾天不是三大夫還

說到這月來身體一不好就要害病麼？

許 我雞蛋？

衆人 (笑)

許 不要藏我的，我答應到媽媽同大家各人拏一個。

衆人 (大笑)

孤兒甲 (指戊) 被他把你雞蛋全打破了，問他賠罷。

孤兒戊 (大聲) 還不會醒麼？還要說夢話麼？看你！(笑) 你是正

在做夢，大家聽你講夢話，待了老久，又是什麼自己只要一個囉，又是什麼大家各一個囉，又是什麼……還有同誰商量要交換雞嘴啦，……我怕你着涼，所以把你喊醒了。

許 這時已經夜了麼？

孤兒戊 看燈呀。我們是（將手中所領得之獎陳列到許面前）我們是獎已領取了。每人一百粒花生，一斤紅薯，你看，誰還哄你。你看他們！

衆人 （各將在身背後的東西拿出齊舉到許面前）

孤兒丙 聽你正說到分我們什麼的，我還想預備一點兒花生同你掉哩！

許 （自笑）我才夢到媽媽——

孤兒乙 誰是你的媽媽？

許 就是周師母。她拿了一籮筐染了色的鷄子把給我，我告她讓我們每人拿一個來玩，她笑着不答應。

孤兒丙 拿鷄子來，咱們交換！

許 我還夢到得一大包不知名的糖菓，用金色綫織成袋子裝的。

孤兒乙 那真好吃！

衆人 (笑)

許 媽媽又答應我……

孤兒丙 許蒙恩，莫同他們說了，願自趕快去庶務先生那里，領取你的東西吧。過了時候，你會空手看到我們吃！

孤兒丁 待一會兒沒有事，左右你這時去也早就完了。

孤兒壬 是啦，適間不是看到庶務先生鎖門出去嗎？

孤兒己 其實是還有許多包，只怕他不願意發。

孤兒戊 去吧，我們倆兒去，看看，要是當真不能發了，就把我的這一包同你平分吧。

孤兒甲 不得也不要緊，別人正有一大包糖菓，又是一籬筐鷄蛋，要花生同紅薯幹嗎？

許 (正站起來，聽到甲的挖苦，又坐下了。)

孤兒癸 (頂小的一個) 不要聽他的話，我們還是一同到庶務處去，我爲你去領！

許 (微笑) 當真我不要了。

孤兒癸 不要，到夜間別人吃東西時你吃——！

孤兒己 不去要也好，我可以分你一點。

孤兒庚 我也可以分你一點。

孤兒丙 我可不那麼慷慨。我花生不夠。我還正想吃雞蛋，不知從甚麼地方可以得到！

許 (見到丙惡意的諷刺，只是微笑。) 我已經……

孤兒乙 好不害臊！又不是餓，拿夢裏的東西當真的。

許 (仍然是微笑) 我就餓。

孤兒乙 傻子；傻子，我們以後就喊他做傻子好了。

許 (笑) 你不傻……

孤兒癸 你們欺侮了別人，我回頭要告我寄爹。尤其是你，是，是你

(說時用手指甲乙丙) 你們三個人，說別人許蒙恩是傻子，
看我寄爹罰你們做禮拜！

孤兒甲乙 是他自己說的！

孤兒癸 你不願意做夢，你就莫做夢，那怎麼別人做夢你們還來笑他？

孤兒丙 我是笑我自己沒有福氣。又羨慕他竟能得長得好看的周師母
做媽媽。

孤兒癸 (說不贏別人，自己先走了。)

孤兒甲 仗到寄爹是科長，還要告我們罰我們，真兇！

孤兒丙 (以拳遙擊癸的背影) 就是有寄爹，誰也不怕他。

許 (望到出課堂的葵的背影微笑。)

▲遠遠的聽到鋼琴聲音，又聽到歌聲。

孤兒己 開會了，開會了，你們聽，齊師母在奏琴了啦。

孤兒庚 許蒙恩，我們就一起去吧。聽他們唱歌，我們也要唱那首節歌底。今天他們大點的人還同老師一起來裝戲，劉先生裝女人，熱鬧得很哩。

孤兒乙 去，去，大家去，讓傻子在這裏做夢！

孤兒甲 我是怕鬼，這裏說不定。(故意做出怪模樣「噉」的一聲) 去，去，讓魔大哥來光顧傻子！

孤兒辛 去吧，許蒙恩，大家都去，你在這裏做甚麼？

孤兒壬 那會場暖極了，還會出汗。這裏真冷！

孤兒丙 (故意做鬼) 你們聽，是甚麼地方，呵，呵，去！去，去，去，

我是要去了，讓膽子大的在此！

孤兒戊 真可以去的了。你聽已唱到「葡萄做血」那一段了啦。

許 我不去的。

孤兒戊 不去在這裏做甚麼？

許 我不想去。

孤兒癸 （復從外面跑入）大家快去！別人已在開會了，派了人四處

找你們哩！

孤兒丁 他不願去。勸他也不去。你得拉他走。

孤兒癸 去呀，（拖許）我們一同去！

許 （微笑的隨到癸先走出課堂。）

衆人 （同下，以兩個胖子殿尾。）

——幕落——

第二場

幕未啓以前，科長攬了自己八歲兒子的的手從幕前過去。小孩另一隻手抱着是一隻人造的小駱駝。

孩 爹，爹，還要唱紅花臉黑花臉打仗的戲嗎？

科長 唱的多啦。

孩 是不是趙匡胤同張飛比武？

科長 是張飛合黃天霸。

孩 黃天霸不是紅花臉呀！

科長 那就定是那個趙匡胤了。

▲稍停，兩人走到台中。

孩 爹，爹：你幫我拿這駱駝，牠像不願意走路了。

科長 那我幫我的乖乖抱牠。

孩 爹，爹，我也不願意走路了。

科長 我抱乖乖走。（於是抱起孩子來。）

孩 爹，爹，你一手抱我一手抱駱駝真太沈了，還是讓我來牽駱駝，好輕一點吧。

科長 （又把駱駝交給孩子）真的，乖乖抱駱駝，就輕得多了。我們趕快走，你聽琴奏得多好聽！

孩 （在科長臂上噉着樣子）駱駝，你快走！你快走！

▲二人下

幕開，仍然是現地方，許蒙恩一個人坐在那一列坐椅中間，頭昂起，望到空中那一些花紙條想着什麼事情。科長抱了兒子上。在課堂窗下過去。

孩 爹，爹，這課堂今天也點上了許多燈，還有花，很好看。

科長 到那一邊散會時，這裏還要開別種會啦。

孩 你看裏面許多旗子，又是紫藤花，又是葡萄，又是五顏六色紙帶子，爹，爹，你讓我到窗子邊好好的看一下，裏面東西蠻多哩。

科長 （走近窗邊，讓小孩把臉平貼到窗子玻璃上去觀察堂中的一切。）乖乖，認得出那幾國的國旗，念給我聽聽。

孩 有太陽的是日本，有星子的是美國……呀，有一個人在那裏面！

許 （聽到外面聲音，把頭掉向這一邊來。）

孩 一個人，一個人，爹，我認得他，是第七級的許蒙恩，——

許蒙恩，許蒙恩，一個人到這幹嗎？你看我有駱駝！

許 （對着孩子微笑）

科長 (也將臉貼到玻璃上去) 怎麼，一個人在此！

▲科長抱了孩子從那課堂門進到堂中，走向許蒙恩身邊去。

許 (站起立正，極其靚靚) 科長。

科長 怎麼一個人在此不冷麼？

許 爐子已昇火了。

科長 爐子昇火這時也不是一個人到這裏的時候！

孩 我們一同到那邊會場中去吧。許蒙恩，許蒙恩，你瞧我駱

駝，周牧師太太送我的。這傢伙會叫哩。叫起來你會以為是小駱駝。(又附到其父耳邊輕輕的說)，爹，我捏駱駝，你

就為我學駱駝叫吧。

科長 (點首笑) 真會叫哩。

孩 (用力捏駱駝頸) 叫，叫。

科長 「綿敢闌……」

孩 怎麼爹又學羊叫！

許 （見了科長順着孩子的意思，學駱駝却變羊的聲音，又笑了。）

科長 爲甚麼你不去大會看演戲唱歌？

許 我已經到了。

科長 到了就應當同大家玩！

許 沒有意思。

科長 小孩子也要有意思——甚麼又才是你有意思的玩？你看別人比你小的還活活潑潑去唱歌。是不是有病了？

許 好好的。

科長 吃了飯麼？

許 吃過了。

科長 領得花生麼？

許 沒有。

科長 怎麼沒有？

許 因為睡了一陣，把時候過了。

科長 這時還可以領，——是不是因為領不到東西就不愉快？——

可以隨到我去領。

許 我本來不要，他們倒幫我領。庶務說不能補發。我也不要這
個了。我已經得了許多好東西。

科長 誰給你的？

許 周師母。

孩 有不像這樣大的駱駝？

許 沒有駱駝，但同駱駝一個樣好。

科長 什麼東西？

許 （欲言又不好意思，就笑。）

科長 送你甚麼東西，周師母？

許 送我雞蛋，送我糖，又答應同我——

孩 周師母是甚麼時候來的，許蒙恩？

許 沒有多久。

科長 別人還在聖公會有事，怎麼就能轉來？

許 真是剛不久的當兒！（說了又笑）

科長 她送你的東西在甚麼地方？

許 一會就都不見了。

孩 誰偷你的。

許 沒有被誰偷。

科長 你是不是在說夢話？

許 這時是已經醒了。

科長 我的天！你又不早說，我還用心來聽你說咧。怎麼把做夢得來的東西也算做真的？小孩子就要靠到做夢來生活，真是不應該的。

許 又并不是我敢同周師母說，是她自己願意的。

科長 不要再說了。別個人聽見會要笑你。好孩子，同了我到會場去，看聖誕老人，帽子高高的，那裏還有樹，上面全是爲你們一般小孩子預備的贈品，不要再到這裏了。小心着了涼，這裏不是你合式的地方！

孩 在會場也可以見到周師母的。——爹，爹，周師母長得好看

麼；許蒙恩，你說周師母好不好看？

許 好的。（又微笑）

孩 （倪科長耳邊）爸爸送他駱駝耍好把。

科長 好。

孩 許蒙恩，要不要這個會叫的駱駝？

許 （笑着不答）

孩 （將駱駝擲到棹子上）這個我把你。算是周師母送你的東西。

我有別的很多東西，你就拏這個玩吧。

科長 好，好，我乖乖就借給你這匹駱駝，玩一兩天，玩厭了又可

以退還我乖乖。你聽，你聽！

孩 你聽，在奏琴，熱鬧哩。（學唱）多多，拉拉法拉多，米賴

賴，……

許 (望到孩子不做聲臉上漾着笑)

孩 好極了。……爹，爹，你聽，多急拉索，多急拉索……你聽，

拍掌啦，我們去呀，我們去呀。

許 我是不去的。

孩 爹，那我們就去！不然別個又把好地方佔去了。

科長 我們去，我們去，(對蒙恩)要到這裏玩就一個人玩也好，

只是到爐子邊旁去，暖和一點，莫到着涼就
不好辦了。受了

涼藥水是怪苦怪難吃的，我乖乖都知道。

孩 爹，你聽，你聽！

▲遠處有唱歌聲夾以鋼琴，悠揚傳來。科長抱了孩子出了課堂

後，在門邊時，孩子回過頭來，用手接吻丟給許蒙恩。

許 (望到臨出課堂的孩子手式，也用手在嘴邊一吻向孩子丟去。

且笑着。

全孤獨的孩子，望着棹上斜臥着的駱駝沒有做聲。遠的某處，歌聲又傳過來了。蒙恩頭復昂起，若見了什麼遠處的東西。

——幕慢落——

第三場

在未啓幕以前，一白衣女齋監率領一羣約在十六個以上的孩子從幕前成雙行慢慢走過去。女人在後。孩子們全是白衣。全場極其肅靜，光亦極弱，如在一甬道上走到寢室的樣子。蒙恩夾在中間。含着微笑。這一隊赴寢室的人慢慢走下場去後，少停，幕開，作寢室景。

燈光用綠色。寢室各小床平列成雙行，另一角，女齋監正在爲一個小孩整理將要掉下來的棉被。各小孩已睡熟。蒙恩在較近台口

一床上，兩手伸出被外。睡得極好。

許

(嚶語)媽，媽，科長，科長的小九，送我駱駝……會叫，他說是會叫，他就要科長裝駱駝叫。……

女

(全身衣白，輕輕地走過蒙恩床邊來。)

許

(低嚶)他們，他們笑我。……告他是，……你答應，他們笑哩。

女

(低聲自語)白天玩久了，還記到白天的什麼事，就在夢中再來玩。(用手想去移蒙恩那兩隻在被外的手，但見到蒙恩臉上漾着的笑容，又不動了。)

許

(低嚶)我只得小九送我的駱駝。……他們得，得了花生，得了紅薯，還得紙馬，保羅的相，有顏色的畫片，我是……一樣都不要的。

女 (低聲自語) 媽媽在甚麼地方？可憐的孩子，不知媽媽已成了

甚麼樣子，還要媽媽。

許 (低嘆) 我不要糖。

女 (低聲自語) 那麼饒糖的孩子居然糖也不要了。(微笑)

許 (低嘆) 小九說你長得好看哩，他，小九問我，我也說是很好的。

……小九常要他爹背抱。……小九送我睏眈。……庶務頂

愛罵人，還打哩，好多人都被他打，用筷子打腦壳，因為吃

飯時碗裏剩飯。……媽媽，你甚麼時候也幫我縫一件灰絨的

汗衣？小九是那樣的。他爹爲他縫的，有五個椰子壳圓鈕扣，

有七個鈕扣，袖子下頭，每一邊還有一個。……好看極了。

女 (輕輕的嘆氣，用兩手放到蒙恩枕邊。)

許 (低嘆)……有好的，也有壞的。小九對我很好哩。還有小九

的爹。還有齋靈朱先生，從不罵我。

女
(嘆氣輕聲)

孤兒某 (在另一床上嚙語) 抓到，抓到，莫讓他走！……

許 (低嚙)……我說，錯了遊，他也不依。他說認錯也要罰。……

女 (低唱，去用手摩孩子的頭髮。)

許 媽，媽，鐘響了麼？(用手存摸抱狀) 耶穌活了，耶穌活了，

媽，媽，大家平安！

▲『女伏下去抱了孩子，遠處的鐘，當真已經在響了。』

——幕徐徐下——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

每冊實價五角

著者 沈從文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